



讀史贅議

完





信  
伊4  
3683



讀史贅議

神武

神武之東征恢復之師也非窮武遠略之兵也何也  
天下之地東為首而西列其尾也以首制尾者常易  
而以尾抗首者常難日向在極西其地為最尾而帝  
由此起奮鋒東向是至難之勢也而掃蕩刻平成功  
甚速豈無故而然哉蓋天祖之都於大和久矣皇孫  
西征就都日向多歷年所王綱解弛邑君村長互於  
相凌輒如饒速日據有故都不敢奉皇命故帝與諸



齊孫馨子德稿





兄一旦奮而不顧欲以復其地也史稱初帝在日向  
 與諸兄議曰因之塩土翁東有美地青山四周是以  
 恢弘大業何不就而都之僉曰然當此時諸國分裂  
 道路梗塞日向與大和相去綿遠未嘗有差一使巡  
 視其土也彼塩土翁者何以知其地之為美而帝又  
 何所見而遽欲都之諸兄亦何以僉同其議是無他  
 為天祖之故都是以知之熟也不然則居至難之勢  
 而與無名之師窮遠好大豈足稱哉而王師所至壺  
 漿歡迎或先而導之或造宮奉之其意亦可見矣長  
 髓辰之逆戰不屈特疑其詔稱天神子也而帝視之

以天羽之矢及步鞞使大和非天祖之故都則帝者  
 遐方之主僻邑之長而矢鞞則帝之家眷彼何所識  
 而解其疑吾是以知天祖都於大和而矢鞞之傳無  
 不周知者故出而視之耳長髓辰猶豫不報饒速日  
 知其不足疑故殺之以降而帝居天祖之地踐天祖  
 之位奉天祖之三谷於是恢復之志成矣嗚呼荒  
 之際史載不備事蹟茫昧故議者謂帝起自西偏奄  
 有宇內不知其復故地也甚者或曰天祖者西土之  
 人故至帝救世皆都於日向誣也甚矣吾推當時之  
 勢而有以知天祖之都於大和而帝之東征乃恢復



之也

據史所載固亦以大和為天祖故都，不該作者之  
闡發也。但惟皇孫之都於日向，與帝相距，終為三  
世列大和之為故都，固當熟閱于髮未燥之日。今  
乃問塩土翁而始知之，何哉？作者以此為故都之  
症，僕則以為似非故都之症，如何？

仁德

嗚呼，可以為萬世天子之法者，仁德是也。帝登臺，聖  
烟不起，即除課役，不治宮室，三年而百姓殷富，歡聲  
盈路，是謂能知天子之所以為天子矣。天子之立  
為百姓，不為天子，故天下者非天子之天下也。百姓  
之天下也。天欲百姓艾安，每事不得不託天子，以使  
治之。而為天子者不自知，故性以為天下固我之  
固有也。百姓役於我者也。至於奪諸百姓之有，而從  
我所欲，是名天子而無天子之實也。帝乃用心于此  
而為百姓慮，亦已久矣。今之登臺也，又不在于遊覽逸



豫而唯炊烟疎密是觀，乃至於陳當課之租賦而廢  
宜脩之宮室，與宜飾之衣服，是特知天下百姓之有  
而我當代天治之故耳。帝有此實，是所以帝之賢名  
稱于當時而傳於後世也。後世稱為賢天子者，大率  
研精詩歌，以為好學，其所以取樂者，在春霞秋雨之  
間，而不知炊烟之為何物，能感目不可睹之鬼神，而  
其當治之百姓，既饑於下，是謂有天子之名，則可謂  
有天子之實，則不可。吾於是知帝之賢也。虽然是帝  
之賢，行于外也，非行于內也。行于外，未若行于內之  
難。故觀帝於內，而帝之賢，決何也。天下難化者，婦女

人主行儉於外，而婦女壞  
之於內，遂至成功。此篇  
議論剴切，大有益于治  
道。

確証

而不可裁者，閨閣之費也。婦女性喜奢侈，故靡費無  
益之觀，皆出於閨閣，而不可禁。人主欲行儉於外，而  
內請女媧，遂以阻之。是外廷所以無奈之何也。仁明  
亦賢主也。其房精因治，史頗稱之。而三善清行，論其  
後房內寢之飾，迥絕前代。天下之費，二分而一，是仁  
明之賢。行於外，而不行於內，故費天下二分之財於  
閨閣，而莫能制。仁德後登臺，增后曰：朕既富矣，后曰：  
今宮室朽壞，不免暴露，何謂富乎？帝曰：百姓多，則朕  
亦已厭儉矣。后厭之，而帝諭以天子所以為天子，不



為其所感節費儉用內外如一。至於收年而不衰則  
后已化於帝德而不自知也。是乃可以充為天子之  
法。

仁賢之德見于外者，觀史可觀。此篇乃稱本于內  
治者，而其德之實始無繇髮透漏，但所謂后者非  
乃仁德之叔母邪？是時風氣未開，中冓之言固不  
言而可，獨奈近世所謂國學者，一意稱贊皇朝，因  
有異腹姊妹得為夫婦之說，其說固不通矣。然其  
徒或有信之者，不知作者之念及此否。

天智

封建古也，爰而為郡縣者，自天智始。或曰：西土封建，  
至秦而變，非秦能變之也。周季諸侯互相侵奪，吞噬  
殆尽，而秦乘之，是其勢不得不變也。帝之時，非有封  
建之弊，若彼也，而帝每故滅人之土地，奪人之人民，  
是何故哉？曰：我之封建與彼不同，彼之封建天下皆  
封建也，我之封建則封建而兼郡縣者也。故其變也  
非變天下，乃變天下之非郡縣者而已。至其素為郡  
縣者，不待變也。方古之時，有國造有國司，國造自神  
武有之，國司未詳所創，而既見于既戶憲法，則其素



六尚矣。國造世襲，即封建也。國司更代，即郡縣也。二者並行於天下，而國造多，國司少。國造，世襲之威，兼弱并小，蠶食日大，是天智以前天下之勢也。帝輔孝德而為政於天下，定鴻荒以未定之制，拳綱張目，百度漸備，而以為國造各擅其地，而其所執者，鴻荒之餘俗，神鬼怪誕，荒渺難信之說，固守不變。虽有我之政令，而停格不行。於是禁國造之有土地人民，增置國司，使國造皆聽其命，而天下封建皆廢。若出雲國造為正視，存于後世而不絕。此知當時國造所執之道，六猶是也。故以其迹，刻奪人之土地人民，而

其心公天下者，帝也。若秦者，以其心刻固私天下，而其迹僅出于不得不變之勢，安可同。而語我，雖然我之郡縣，歷鎌倉室町而漸變，至于今日，刻封建一定，確不可易。是六由不得不變之勢，行公天下之心，虽其迹与帝相反，而其心未嘗不同也。

此邦非置大諸侯，刻每以禦外夷。天智之時，未有此患，故慮六不及此。要之今日之置六，天智之廢之，皆勢也。非如子厚所論封建也。其心之公不公，不必言而可。



大友

大友姪也天武叔也以叔父之尊久繫名望于天下其智謀材略又超出其上加以大伴吹負村国男依之將帥而為之姪者知政日淺人心未屬又無一老将以為之股肱尚且欲制諸干戈之際而情見事沮是不可如何之勢也然吾為帝計蓋謀諸初創尚或可以制之矣但願其心如何耳帝初夢朱衣老翁捧日授之有人從腋下出奪而去已覺語中臣鎌足云曰聖朝万歲之後必有巨猾回蒙然臣生之日豈有此事臣聞天道無親唯善是輔王自勤修德災異不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足憂也。是所謂巨猾者。舍天武而誰哉。劉鍾足必知  
天武之為患矣。苟知之。必有制之之術。今乃不陳其  
策。特曰自動修德而已。豈鍾足之賢於此時。策盡所  
出。故且姑為是言邪。曰非然也。鍾足之不陳其策。適  
所以為策也。帝與天武以力。劉其不及。亦遠矣。但其  
可以勝者。適耳。帝之培鍾足。必先有忌天武之心。著  
於言語。而不可掩。鍾足以為天武。虽強。叛逆未顯。而  
帝先忌之。是帝德不厚。而適足以助天武之勢。故是  
言也。若曰彼蓄異圖。而我不知者。事以叔父之禮  
厚其奉養。而彼心自愧。若漢文之待吳王濞。使欲叛

而不忍可也。帝既以此為心。鍾足亦將從而陰為之  
備。漸收彼權。而殺其勢。奉養日厚。而權日削。我於是  
彼欲反。亦不能。是名不制之。所以大制之也。故鍾足  
曰。臣生。豈有此事。不幸鍾足死。而帝不能守修德之  
戒。現天智之召天武。而蘇我安麻呂密謂天武曰。有  
言而言之。劉安麻呂亦知帝忌之也。天武又請為僧  
而見許。劉許之者。虽曰天智。而其出帝之志。必矣。故  
天下皆曰。帝傳翼而放之也。養帝者。厚其養。而固其  
牢。則帝必不至害人。今飢而放之山野。欲其無害人  
難矣。曰然。劉天武。無罪乎。曰天武。帝也。帝不足責。故



責養虎之人

漢文善待吳濩而吳濩不敢叛建文不善待燕王而燕王遂叛養虎者固有能否也然漢文之吳濩不善待吳濩而濩無能為也建文之文弱燕王不善待燕王而燕王豈敢默而止乎然則有能制虎之力而後可以能養虎否則雖人欲善養虎奈虎不就養大友之過天武念天矣

字多

字多之知人能任振紀綱攬權柄皆其所以為賢也而議者於其信佛法傳位幼主送誠不守使無辜之賢臣至於放謫則未嘗不推以為過也然其為過固也至其所以為過則莫之或知也請遂禱之帝之又皇以支子入承大統固由燕原基經之力而帝之立也亦基經有定策之功是其功于王室甚大然而專權自用不知強挹以避置利至居官用人之際往往出于私而弗顧帝欲收其權故拳營原道真於翰林授以重任使與世相之子相配而不敢憚然此舉



恩怨之際一以公道知之  
古人固有行之者以  
較量却按多少私之  
未是帝王之道也

也。出于帝之公愷而不得已也。而帝之私情。則豈無  
不忍者邪。帝之父皇之立。與帝之立。皆由其推戴。而  
帝之抑推戴者之子。是臣施以恩。而君報以怨。君何  
幸。而臣何不幸也。帝及身內。必不自安。曰。進成公  
誼邪。朝廷之弊革。天下之政舉。而我有不報之恩矣。  
退就私情邪。一己之恩報。而得罪于天下矣。抑朕之  
子。乃朕之所立。而非彼家所出。則固妄恩于彼。黜陟  
從心。無所不可。故同一事也。出朕則報恩。以怨情不  
自忍。出朕之子。則我無彼恩。彼豈怨我哉。朕去位而  
佐新主。何欲不成。何令不行。然則去位與在位。無扶

是朕益負恩之嫌。而朝廷之弊可革。天下之政可舉  
也。帝於是去位。而不料新主之視其遺誠。如塵飯土  
羹。遽納相家之讒。輒棄廢賢臣。而天下之事去矣。然  
後帝之苦心。消沮廢滅。而無所自遣。乃徒念經唱佛。  
走山涉水。超然事外而止。是帝之志非固然。而今至  
于此者。帝將奈之何哉。

在位而不能為。去位而乃能為天下。寧有此理。論  
者不思甚矣。



後三條

大有為于天下之君其心已定於未為之日及其為之也舉而措之而已譬猶影焉必有形也而後影從之未有形正而影自曲者也故吾以為後三條中真之業亦非有為之日為之而定於未為之日也是有形而影從之者也帝在儲位二十餘年見燕原氏擅權心甚不平嘗曰吾有時或念即位若欲云嗚呼此云云之心即他日中與之業之所出也故帝即位之翌年二月停新置莊園及券契不明者而權貴所占之利奪矣十月置記錄所親聽民訟而權要所擅



之柄收矣。其他定沽價、修斗量、立衣指車蓋之制度，所以禁奢侈、節費用者，相統而出矣。然自吾觀之，停莊園不在二月也，置記錄所不在十月也，而皆在二十餘年之前焉。定沽價、修斗量，亦不在定且修之日也，而在二十餘年之前焉。二十餘年之前，非有此事也，有此心也。此心已定于未即位之日，而其事於是乎見矣。昔者天智與中臣鎌足晉議於車中，而他日誅巨猾、修百廢，皆其議成之也。帝云：之心，乃天智車中之議也。論者以帝之業，比近江朝廷宜矣。然此救者由云：之心而成者固也。獨帝欲去位，決

政院中，遽崩而致使白河繼其志。居院聽政，數十年，遂釀保元之亂。是其故何也？曰：無他，帝欲居位而成，抑權臣修廢典者，固其心也。然權臣不從命，若教通一呼，滿朝皆起，是帝之所未始之何矣。帝居位而權臣不服，或出廢立非常之舉，亦未可知。故帝去位，乃輔新主而行其志，虽被非常之禍，亦一先朝老主而已。今日天子之位，可以依然無搖，此帝之去位，乃欲大有為之心也。而其事未成，中道崩，獨營私忌公之白河，及繫其迹，居院甚久，遂成他日之亂。是豈帝云：之心哉。



論本邦人与論西土人不同西土人名浮于實故  
論之是非白直而可本邦人實浮于名故論之不  
可不回護作者常存此意極佳矣然回護太過亦  
非中道如此篇是已帝之英明前後無匹其遽去  
位刘失矣而其災固有不可掩者何必羨艷其災  
而回護其失哉

後鳥羽

人主之討人臣而兵敗事沮終於放流竄逐者虽曰  
不幸然未可謂非其自取也後鳥羽上皇之征關東  
也位則天子也名刘恢復旧業也而討彼竊執国命  
之陪命六师所向宜其靡然無敵十九万人倒戈而  
相攻也今乃王師未出東軍先犯而决戰一效京城  
不守上皇父子遷竄於窮海絕島而致極千古君臣  
之大变故吾嘗以為上皇之征關東也特助之非討  
之也何也中世天子皆不知人主之為何職養民極  
下之改置之不問於是武人將帥代施梅養於兵馬



之餘是人主徒有人主之名而行人主之實者人臣也故賴朝以來天下政柄概屬關東而朝廷不能渡奪上皇苟欲奪之盡反其本矣今觀上皇之與師非以辱通臣之子而義時叔其邑子非以愛娼妓而義時不責其侮慢者乎然則赤心王師不在揭大義討叛賊而在報屢童愛妓之私怨也安得而不敗譬若富豪主人溺心歌酒不理家產而老奴猶僕代處經理之務其家因以不傾主人乃自苦歌錢酒料之難給一旦會無賴惡徒欲奪其權而不免幽放之禍也然老奴自是益自慎厲精經理使將傾之產轉至倍

富虽則得罪于主人而其有功於家者安可誣邪此北條氏所以傳八世二百餘年而不衰也然則義時以下之政事益密上皇致之也政密則執權益久故曰上皇助關東非討之也然而高時僅不守其家法則後醍醐亡之非後醍醐能亡之也高時自亡也而後醍醐以為其力致之故怠於政而無德以繼之輒復為足利氏所奪此知為人主者不務其實則欲亡其臣且不能從能亡之又奪者去矣人臣之能執天下之權而不少慎則天立誅之數世之霸業亦未可恃也吾於斯子有感

皆探本之論  
可拔  
證乎不



君虽不君，臣不可以不臣。上皇之不君，不君不諱言，而  
義時之不臣，可誅，是正論也。作者乃假助之，非討  
之，語以責上皇，自不敗竄，立意既奇，引喻亦切。  
末段又假高時之失，而形義時之得，以見君既不  
可以不君，臣尤不可以不臣。文情周摯，毫無  
遺憾。

日本武

善圖天下者，規模術畧，素定於胸中，而後功加天下。  
苟無素定之畧，而運勇奪鬪，以僥倖于万一，安危濟  
哉。日本武以深宮粹質，奮不世之勇，東西千里，百年  
未合之地，皆指顧而定矣。世特見其勇，駭以為神，吾  
獨究其經畧之迹，然後知日本武之功，非日本武之  
勇也。日本武之畧也，何以明之？前是武內宿禰巡察  
東北諸國，還奏其地可收為朝廷用矣。斯言也。日本  
武聞而知之，久矣。何不早奏，以收宜收之地，  
而因循至此，受西征之命，即不自顧奮入賊地，是以



必有故矣。吾意東北之國地勢險遠，民俗強悍，未可以倉猝破。故欲勦西賊于其間，以盛我兵，張我勢。而後東向進征，兵鋒所加，必成破竹之勢。此日本武之畧已素定，而与父皇相謀於家庭，亦熟矣。所以一旦受命而不辭也。及其征也，單兵勁進，躬就巢窟，而殲賊帥於隻刃之下，不出旬月，而西道平，兵勢盛張。於是淬精磨銳，將窺東夷，舉動而勦之。既而叛者相踵，王化益梗，乃萃淬磨之精銳，藉西征之餘烈，東向而下。賊要諸駿河，而一麾輒潰。諸道響震，然賊巢在極東之地，道路尚遠，若徒優遊從陸而進，則彼必自備。

堅壁高壘，攻之不拔，我氣漸倦，以犯遠之兵，持漸倦之氣，一敗不振。今日之日本武，必為他日之田道矣。於是航海急進，從相模歷上總，轉入陸奥，出葦浦，渡玉浦，至蝦夷境，攻其無備，襲其不意，而彼氣喪胆，沮不知其所以為禦者矣。不降何待？賊魁降而東西皆服。乃歷常陸，抵甲斐，莫敢逆者。而信越猶有恃險不從者，因遣吉備武彥於越，自入信濃，所至不戰而靡。虽中道即薨，然其經畧之功，已定天下于一時，而有餘。嗚呼！古之立功於一方者，有之，未有定天下若此之速者矣。而世之稱日本武者，但知其勇，不知徒勇。



而無畧可以圖一方未可以蓄天下也  
欲征東夷先勦西賊以此為日本武之略余未知  
當時日本武之意果然也否然所云徒勇而無畧  
可以蓄一國不可以蓄天下是則確論矣

既戶

世之佞佛者信既戶排佛者乃不信焉信者知其好  
佛而已不信者知其好佛之非又知其納弑逆之人  
更非而至其親行弑逆之志則莫之知也既戶之納  
浮屠于宮中也物部守屋中臣勝海極陳其不可蘇  
我馬子強納之守屋不卒既戶謂左右曰彼迷因果  
禍理今將至但未覺耳守屋備兵自衛勝海以衆助  
之既戶使人陰殺勝海後用明崩守屋欲立穴穗部  
既戶與馬子殺之吾以是知馬子之弑逆固出于既  
戶之志而既戶納之不足怪也何以言之所謂因果



之理必其禍福委天而人不与者然後可也。今既尸之因果則異是矣。我殺之非他人殺之而以為因果則因果不在天而在既尸也。且使彼罪當殺則陽誅之可矣。今乃陰殺之者蓋欲歸諸天而已。若不與知也。及守屋之立穴穗部乃舉兵討之以其有罪也。守屋而無此事則既尸又陰殺之而歸諸天必矣。是二人之死皆死于既尸不死于因果而崇峻之弑亦猶是耳。既尸与馬子為交太密崇峻惡馬子之所為而告諸既尸欲其戒之也。既尸不能從其命故崇峻至於忿言橫出而不自禁。當此時非馬子弑崇峻則崇

峻必殺馬子矣。馬子既死而善馬子之人獨得晏然無事耶。抑既尸異天位於他日者也。今乃不唯不得繼位且欲免廢流竄逐之禍而不能。既尸俱恐之至矣。於是馬子不執崇峻既尸必勸弑之而崇峻果死于馬子故既尸奉女主自擬太子之位恬然不恥。於且為之辭曰此過去之報也是亦殺勝海守屋之術耳。向使既尸果無弑之志則人主且可受過去之報於其臣也。人臣獨不受現在之報於人主之族乎。既尸於勝海守屋則親殺之而歸諸因果於崇峻則視人弑之而歸諸過去之報於馬子則舍怨于現在



而不報何因果應報之在崇峻與守屋勝海而不在馬子也故吾以為崇峻之死亦不死于過去之報而死于厩戶之志也世乃不責其志特責其好佛與納馬子抑亦未矣

古人稱論議痛切者為老吏斷獄法老吏斷獄不足尚也但佛徒能為遁辭非斷獄法則無得而窮詰如此篇是已把太子因果一語以誅其心而太子之罪無所於遁可謂痛切矣

野見宿祢

生人仁也殺人非仁也殺無罪之人于初而生當死之人于後吾未知野見宿祢之仁不仁之所定也宿祢當垂仁皇后之將葬進議曰山陵殉人不仁也不若以便宜襄事乃召土部自督以植作人物象用此易人以為後世之法然則垂仁以後天下臣子得免於惴惴之穴之死皆宿祢殺之也宿祢一搏土而千百當死之人皆不死矣豈可不謂仁耶而其受帝命與當麻蹶速角力也吾以為一旦之戲身目之觀身力能勝之則推而倒之笑而慰之可也今宿祢足躡



立言大奇。然有此理。不可  
証也。惟至仁之人。乃能殺  
至不仁之人。故曰。仁者必  
有勇。

其腰折骨而斃之。事出戲而至於殺人。帝將取適于  
於耳目而謀歡于一笑。轉見糜骨濺血之慘於堂廡  
之下。必且掩目而起矣。是市井狂妄之夫。且不為而  
宿祢為之何也。仁与不仁。不並行。異日止殉之宿祢。  
今日不宜以戲殺人。苟今日殺人而不悔。則異日止  
殉之心。又何怪生。吾嘗思其故矣。宿祢之殺蹶速之  
心。即止殉之心也。天下有殉久矣。今葬皇后而每殉  
是非薄於皇后耶。薄於皇后而有功于天下。故斷而  
行之。然則殺蹶速。亦不仁於蹶速而有功于天下。此  
所以殺此而不疑也。殺蹶速何以有功于天下。曰。蹶

因戲為殺之。是其妙在  
不露痕。然非明眼如月  
者。見不到也。

速生於當麻。而勇悍多力。恒大言曰。方今之世。有能  
与我抗力者乎。斯言也。蹶速倨傲暴慢。蔑如一世之  
志見矣。以勇悍之資。抱蔑世之志。而徘徊于帝都郊  
畿之地。每為則已。有為則一旦輦轂之蒙塵。是必然  
之勢也。宿祢知之。故殺之於纖微之日。戲玩之際。而  
天下之禍患消滅不存。弭禍於既矣。不若制於將萌  
之初。垂仁之不以殺人為怒。而遽賜其地。苗為廷臣  
者。此也是則宿祢之止殉而仁。固仁也。殺蹶速而不  
仁。亦仁也。以仁概之。而宿祢之論定矣。

抑揚之妙。勝于東萊顏考叔之議。



武内宿祢

成天下之大功者，必每所利於天下者也。苟利於天下而為之，必不能以功名終矣。武内宿祢從神功皇后征三韓，當危疑之日，維持幼主，誅叛鋤強，歸天下於朝廷之有功矣。然其受命於西陸之鎮，弟其美內諤以不軌，應神以為信，使遣殺之。武内逃歸，自訴其冤，應神使二人探湯以辨真偽，吾以為武内之遭讒者，非其罪也。所以致讒者，乃不可謂非自取之罪矣。先是仲哀之崩也，皇后与武内周旋其間，秘不究喪形迹，不能益疑於天下。故麁坂忍熊至舉兵而



反武內乃抱幼主而崎嶇于兵陣百方計慮以誅之  
然後以赫奕之功居大臣之位幾七十年斯亦可以  
已矣。猶且受鎮西之任而弗辭貪功之心老而不衰  
宜致其美內之譏也。吾意武內功已震主而位極人  
臣自外觀之豈每專擅自用之過是乃譏間之不宜  
待今日而皇后在上与之悅心故每間可投皇后一  
日薨則武內者先后之嬖臣。拋遺寵以挾制人主者  
耳。忘神且疑之故甘美內以弟昆之親彈劾當路之  
大臣而不顧苟不然以忘神之賢豈不明知二人之  
忠邪而必探熱湯以辨其真偽哉。漢霍光擅廢立之

權再造漢家而不能守以宦利居成功之戒身死而  
蒙族滅之禍是猶武內耳。武內幸每毒后之毒而應  
神之英明非宣帝比是譏言之所以遂殺也。然列如  
何曰為武內者宜其初及帝壯勸皇后復政於帝而  
身亦退老薦以賢者代之皇后免貪權之名而我每  
擬功之過是可以解疑天下見先帝於地下而每愧  
矣。顧乃不然熟視皇后抑天子於六十餘年之久而  
不肯諫自擬女主竈行年三百不知致仕則謂其成  
天下之功每所利於天下誰敢信之遂以受疑於天  
下招譏於子弟而使天子有弑殺大臣之名噫是誰



罪哉

武內形迹由今言之實有可疑者然當時人心純朴視其探湯辨真偽可觀已所謂捉逆電以挾制人主者武內之心恐未至是

物部守屋

厩戶與蘇我馬子收心崇佛而物部守屋拒之卒為其所亡余曰守屋之拒佛也即助仙也夫欲拒之者必先知其教之為何也然後知其拒之宜何也守屋欲拒仙而不知佛之教為何如則未也佛之教空虛寂滅無有人倫日用相愛相生養之道而其視父子君臣為漠不相聞之人故為之徒者往往執父執君而不疑他日馬子執崇峻而厩戶恬視不怪愈與之友善是其教使然也則仙既以無父無君教人矣是君子所以欲斬滅之掃蕩之而使其無遺漏也不然



佛不過外國一奇異之談耳。拒可，不拒亦可。曷必動  
兵戈，驚朔野而拒之哉？守屋果知厩戶馬子之所奉  
者，為無父無君之教耶？必當奉有父有君之人而可  
也。而其所奉者誰歟？非穴穗部邪？彼穴穗部者，方敏  
達之崩，竊懷覬覦，憤群臣之集殯宮，曰：何朝死王而  
不朝生王？及用明即位，陰謀不軌，又欲蒸先皇之後，  
強入殯宮，而怒三輪逆鎖門不納，使守屋殺之。及用  
明崩，守屋因立之，不克。夫先皇崩而蒸其後，又篡  
其位，則其為既已無父無君矣。是亦一仙耳。而守  
屋為之竭力，殺無辜之朝臣，推不當立之皇位，而其

名既已不正，乃欲拒厩戶馬子之佛，庸可得哉？方此  
時，守屋苟責穴穗部而斥之，正朔改教，回神修神，世  
以來相承之常典，而因所缺，則彼安能舉外夷之道  
而加之，即舉而加之，人心不服，滅之無難。唯守屋不  
然，故彼執逆之迹未彰，而我竟無父無君之人，其罪  
已著。天下無助之者，烏得不亡？守屋亡而無渡拒佛  
者，仙之害乃被天下。故曰：守屋之拒佛，即助仙也。嗚  
呼！守屋既不知佛教之何如，則其拒佛特以其自外  
而未，非我曰有故尔，自外而未，非我曰有者，文字也。  
縫織也。孰非是者？推守屋之心，則將奉文字縫織而



拒之邪

儒者詆佛必以蔑棄人倫而其自處於人論率不能  
能其道是亦守屋之拒佛耳

和氣清麻呂

僧道鏡藉孝謹之靈覬覦天位而清麻呂斥之於一  
言其身虽敗竄而天位卒以不搖其正義直節灼然  
著天下微清麻呂赤天統忽歸一浮屠而神州正  
大之氣將旦委為妖氛毒霧而心然則孝謹以未千  
有餘年之天下不可謂非清麻呂維持之力然吾以  
為清麻呂誠有忠社稷之志不畏權要之節則諫孝  
謹可斥道鏡可也何須於數百里之外不可知之也  
鬼神而後決之幸而鬼神能出正大明著之語故清  
麻呂因以斥之不幸神語或不出于此將如之何先



是有妖巫者。希道鏡之意。誣神語。以其宜受禪。則既  
誣之前矣。安知其不誣之後。而欺清麻呂耶。果然。則  
清麻呂將曰。神語而使道鏡踐祚乎。抑反其語而斥  
之也。均是斥也。斥之於神語不驗之後。曷若斥之於  
受命之初。且鬼神可質。宜質于己。不宜質于外。何也。  
曰。鬼神之与人心。有二理乎。無有也。故人臣不宜侵  
天位。万古綱常。偕天地而不變。即鬼神之意也。亦清  
麻呂之心也。清麻呂自質于其心。而精明確實。万不  
可易。是亦鬼神也。願舍在己之鬼神。而質之于遼遠  
之地。茫昧不可知之神。而其成功者。幸也。忠臣为国

家計。不出万全之道。而求難必之幸。吁。亦危矣。虽然。  
清麻呂之所以果出于此者。吾知其故也。夫孝謹。寔  
道鏡而欲禪位。則禪位可也。其遣使宇佐而質之者。  
盖其心有所不自安。而曰。宇佐者。祖先之庙也。宇佐  
之神曰可。則可尔。方此時。孝謹之心。高道鏡甚殷。为  
臣子者。虽百諫。必不聽也。必可聽者。唯宇佐之神。清  
麻呂知之。故不敢諫。而寓諫于神語曰。是神語也。非  
臣之語也。道鏡虽欲逞其怒。然清麻呂可貶神語。不  
可奪也。然則清麻呂之質于神。非質也。將託以定孝  
謹之心耳。而妖巫之誣。不足憂也。不然。清麻呂顯然

女主之悍者。不可說以正  
理。必因其心。所自安。而導  
之。其說易行。若狄梁公  
之於天。迥虽不同。而其  
心一也。



諫之曰天位不可禪人陛下欲之臣不欲之臣之心  
即鬼神之意也孝謚必怒而殺之非僅貶竄而已清  
麻呂不宜惜死宜惜其死而無功且使後人懲之無  
敢繼耳此清麻呂之志也

鬼神在心頗屬陳腐得未段反振耳目一新

○吉備真備也不小人之心託君子之迹者可欺諸暫不可掩諸久  
未有其心當時已暴而其迹反欺後世如吉備真備  
者也吉備嘗學於唐而其所施定秋莫旌表孝子貞  
婦儒雅之改皆不為無功于一時蓋足以欺後世竊  
君子之名而不知其心既暴白于當時不可掩也何  
者學問之道莫重於君臣上下之義而改莫大於賞  
善罰惡今真備所與立者僧玄昉之荒札藤原仲麻  
呂之驕橫弓削道鏡之僭越皆侮蔑君臣上下之義  
至於望人臣不敢望之天位罪不容死而真備起端



揆之位負師傅之任。覲然趨走俯伏于其下而不恥。且從而贊成之。其心所以與彼異者。幾希。至所謂改者。不過一二禮典。襲取諸儀容形迹之間。以欺天下。是其學不足以為學。而其政亦豈足以為政乎。宜乎藤原廣嗣之稱其文。而欲與玄昉同誅之也。史稱真倫。研覈術數。好搜人情。初見廣嗣。已知其為世患。然真倫知廣嗣之為患。而不知玄昉。仲麻呂。道鏡之為患。何也。非不知也。知而從之。豈非欲借其力以固己位耶。是其術數而飾以聖賢之學。不免於廣嗣之稱文。宜矣。但斯稱也不出于他人。而出于叛人之廣嗣。

世傳以廣嗣為聖。以真倫為賢。千古茫茫。方口一辭。甚矣道之不明也。幸有此史論。出明快痛切。千古碎夢如醒矣。

所稱者。雖是稱之。人則非。故世不從其稱。而真倫之迹。至欺後世。然而自吾視之。廣嗣之叛。未始叛也。雖其心激於妻事。而為私。然使其成。則誅玄昉。逐真倫。一時足以清君例。天下必謂義舉。不謂叛。而真倫之文。誰敢救之。今廣嗣不幸以叛誅。而真倫卒以君子稱者。幸也。吾自萬世之後。誅心定罪。不當置幸以君子稱者。於不幸以叛誅者之下。



中臣鎌足輔天智而誅入鹿定天下之大亂立天下  
之大制功高万世固無異議吾獨疑其立孝德之際  
形迹未免出於私也史曰皇極欲禪位於天智而天  
智問之鎌足對曰殿下之兄有古人大兄而殿下  
下超次承大統恐失恭遜之義不若讓皇叔輕皇子  
以答民望所謂皇叔素與鎌足相親善者也當此時  
天智之功足以繼天位而皇極之禪可謂副天下之  
望即使其立雖古人大兄之覬覦安能沮之不此之  
立而立與已親善之孝德其心不可謂非私其心私

中臣鎌足輔天智而誅入鹿定天下之大亂立天下  
之大制功高万世固無異議吾獨疑其立孝德之際  
形迹未免出於私也史曰皇極欲禪位於天智而天  
智問之鎌足對曰殿下之兄有古人大兄而殿下  
下超次承大統恐失恭遜之義不若讓皇叔輕皇子  
以答民望所謂皇叔素與鎌足相親善者也當此時  
天智之功足以繼天位而皇極之禪可謂副天下之  
望即使其立雖古人大兄之覬覦安能沮之不此之  
立而立與已親善之孝德其心不可謂非私其心私



聖人治天下之要此段  
揮毫送蓋是千歲架漏  
人主鮮克行之者而鑠足  
之用心乃聖人之所用心者  
可不謂大賢乎哉

則定天下之亂立天下之制皆為孝德非為天下而  
萬世之功不過成一人之私於是乎鑠足之功墜矣  
故吾以為鑠足之迹出於私而不避者其心有所大  
公而不立天智乃所以為天智亦所以為天下也治  
天下者患在無德為之本而不在法不為之制苟無  
闕睢麟趾之德則周官之法孰能行之世皆知鑠足  
之制冠服定位階革封建收土豪一新百度有功於  
天下而不知不立天智之功更大何也百度之一新  
法也末也而天智之不立德也本也蓋有功難有功  
而不居尤難天智誅入鹿其功固大然使其受皇極

之禪而不辭自恃其功而無敢遜讓則其德不足稱  
而百度之修亦徒法而已且恃功則怠則荒天智  
苟以是心而准天位驕奢淫泆不期而至吾未知今  
日之天智為他日之何如天子也向者天智之問也  
其心豈不曰今之天下我造之也我受禪亦何不可  
而鑠足抑之故天智自知其非遂不立而立孝德及  
孝德崩又不自立而再立皇極至皇極崩每代立者  
而後自立若不得已然是以恭遜退讓之風靡然被  
天下而加以凡百制度此其所以治浹而澤久也然  
而鑠足不立天智可笑其立與已親善之孝德者何



大公至正如青天白日固避嫌疑天智之功德孝之功蓋其所不論也

人孰不知鑣足之为頌德元勳之臣然得此篇而其所以為頌德元勳者昭然也指掌是文之大

也曰初入鹿之擅政也孝德疾之稱病不朝与鑣足因之則鑣足得近於天智者或且出孝德之意矣果然則謂天智之功即孝德之功亦可也而鑣足以其有可立之功故立之非以与己親善也皆所以为天

下也鑣足唯欲為天下故其迹涉私而不避其迹涉私而不避愈可以見其心之大公矣

阿部比羅夫

海外之域非我地也我無故而擊之蚤一戰而克遂奄有之然君子不為也神功皇后之征三韓也論者以為新羅援熊襲令叛故后舍熊襲而擊新羅根本既拔則枝葉自服此史之所不載而事理所必有吾亦以此知阿部比羅夫東征之由矣比羅夫受奔明命征蝦夷遂伐肅慎獲生熊二羆皮七十張再征蝦夷建府于浚方羊蹄更伐肅慎虜四十九人以歸方斯時叛者蝦夷耳肅慎非我地也我伐叛者可也我而伐非我地之肅慎何哉且蝦夷性愚可以威服思



懷而無變後世且然而當時之蝦夷反亂相踵不可  
制服前此羅夫者有御諸別田道之征而其後新田  
田村諸將又征之然僅克輒渡叛粒百年奧羽之地  
無復一日之安豈蝦夷之性愚弱於後世而倔強于  
當時耶顧念肅慎靺鞨之徒為之後援於熊襲叛於  
筑紫而新羅援之故耳然則叛者蝦夷也使之叛者  
非蝦夷也前後諸將皆知征蝦夷而不知拔蝦夷之  
本。獨比羅夫奮踐荒漠不毛之地赴海外不可知之  
域。侵冒蠻煙胡氛而不恤直欲拔而取之。是与皇后  
之征韓何異哉。皇后之兵上下一致精勁靡比。故一

拳拔之。而比羅夫以一將帥之力。自率部屬而事遠  
略。一再征討。所獲不過數十皮。与數十生熊。若此時  
朝廷出兵。繼之。必使拔巢窟而移府于其地。左征右  
略。益蓄恢廓。海外數千里之域。皆已沾王化矣。三韓  
地与漢近。故屬我并屬漢。我欲專之而不能。是皇后  
之業。所以未幾而衰也。若東北則固無斯患。我苟取  
之。可以傳万世。而为王家之外府。今乃急於蓄西。而  
略於東北。後方羊蹄之府。後世無復修者。致使今日  
鄂虜韃夷。環視其外。漸成蠶食之勢。嗚呼。誰知千載  
之前。且伐非我之地。而千載之後。轉致我地。为外所

一篇議論主意。蓋自此  
起。是以主為客。借彼論  
此。若蘇長公論東。乃是



性昔之科任那甫慎棘  
朝諸國或服屬或入貢  
史不能書吾國威武之  
盛震于殊域後世服屬  
唯琉球蝦夷而已未知武  
畧盛与古孰優

窺之患哉

深謀遠慮不徒文字之妙拙瑩之評引而不發亦  
妙矣

天下雖有大才必用而後見其為才矣寸不自才也  
用之而才也用者大則才亦大錙足不為天智用安  
見錙足之才錙足之後比錙足而不愧者保則為然  
保則之才虽管原道真三善清行亦不能比也道真  
有保則之量而無保則之略清行有其略而量則未  
也惜乎保則有兼之才而為世所用者唯州郡令  
長邊鄙將領遂不能尽施于天下大政也吾嘗觀其  
治州郡務德化不從事於督責鞭撻以求功而民治  
盜散是可謂不治之治無功之功矣而其征夷也又

藤原保則其

天下雖有大才必用而後見其為才矣寸不自才也  
用之而才也用者大則才亦大錙足不為天智用安  
見錙足之才錙足之後比錙足而不愧者保則為然  
保則之才虽管原道真三善清行亦不能比也道真  
有保則之量而無保則之略清行有其略而量則未  
也惜乎保則有兼之才而為世所用者唯州郡令  
長邊鄙將領遂不能尽施于天下大政也吾嘗觀其  
治州郡務德化不從事於督責鞭撻以求功而民治  
盜散是可謂不治之治無功之功矣而其征夷也又



曰教以義方不用尺兵大寇自平是亦主德而後戰  
老成沈實之議非徒知戰者也知所以戰者也吾以  
此知保則之才為相而相為將而將各隨其地而無  
不成矣然保則之所以為保則有更大于是者何也  
曰知人之明是也將相不同然所以用人而成之者  
均也將而不用人則奔術馳突自先士卒以求功于  
一身而三軍之号令不至安望其察勝敗之大機而  
指揮百變決勝於万令而無失矣相而不用人則規  
：然持其偏長小數与刀筆之吏較錙銖之才將  
使百司不獲盡其職而天地之裁成陰陽之災理荒

論人皆鑿、得其要  
領如秦鏡辨妍媸使  
因者一唱三歎

矣故將不用人非將也士卒也相不用人是有司耳  
豈足為相乎保則嘗在倫中小野葛絃年少為掾称  
曰必當為天下循良之吏又在讚岐道真代為守保  
則曰新太守當今碩儒但見其志恐非明哲保身之  
士後果如其言是皆知人於治也而其征表又舉小  
野春風於遭讒免官之餘是知人於亂也唯知人於  
治故每為而治成知人於亂故不勞而亂平是皆保  
則之才之所以為大也才大而用者不大才与每才  
何擇嗚呼保則不見大用而不足用之族屬世擅權  
要使天下曰鑣足之後每人殊不知保則之見大用



謂之後之鑑足亦可也

鑑足道真之賢人皆知之而保則之賢則多不知之故作者極意稱揚其美亦古聖闡幽之意其言將相治亂皆主知人議論固佳文字更佳

菅原道真

菅原道真起身於文章博士遂擬右府之重号為當時絕無而僅有之超擢不知何以得之于人主邪曰其議大政大臣職掌有以動其聽也光孝之時藤原基經以定策之力居功臣之首授以大政大臣而光孝令博士議其職掌夫太政大臣非始于斯時也而曷為乎議之是可知矣太政官始于大友高市二皇子而人臣未有任之者也人臣而任之自僧道鏡外第有藤原良房而已良房挾外戚之權居人臣未嘗任之官而不疑今基經以良房之子有定策之功則



光孝不得以良房之官授之。然其心殆有所疑而不  
自安。此所以有取于博士裕之議也。道真于此時  
奮然不顧權家之觸<sup>所忌</sup>以獻其議曰：大改官以變理輔  
導為任，其有常職非宜也。是推以災理輔導之任，而  
實欲以挫其專職自用之志矣。基經必剛而有所自  
省，放其廢陽成，立光孝，與漢霍光比其功，而日後積  
驕生僭身死，族滅之禍，光不免。基經乃得以功名終  
未必非此議之力也。然其後基經尚不平于阿衡之  
詔，則其專權之志有未消沮蔽塞者矣。向非因此議  
則百世與王家同休戚之藤原氏安知不與光之死

不血食同一轍哉。此舉也。光孝既知道真之識量而  
憚基經不敢大用，字多繼立，遽以援引授之重任者。  
六當初之議合也。字多去位而道真孤立于新主之  
朝，時卒輒投譏間，而其譏也，借口於其父所為之事  
也。人臣廢天子者，古未之有。有之自基經始。則曰：而  
道真將廢醍醐立存世親王，斯亦基經之續耳。嗚呼！  
道真之見重于字多者，以抑基經之權也。而反以襲  
基經之迹，見棄于醍醐矣。基經之廢立不得已也。然  
矜其功，則道真抑之，而今道真之廢立將何為乎？是  
少有思慮者之所能辨，而醍醐疑之于父皇遺託之



賢相也。乃謂醍醐為賢。吾斯之未能信。

道真才學益進。當時所以膺大用也。不必由一言。聳動人主。且其為人光明正直。每用於此。亦行餘纏繞之論。

三善清行

事。而議之。至於國体所關。至重極大者。舍之不議。賢者不為也。賢者先立其大者。而小者從之。此種木之術也。種木者。唯培其根。而未有枝葉不茂者也。寬延之際。号称賢者。管公第一。三善清行次之。而清行家有經世之才。其意見封事五千言。率皆張紀綱。修熟籌當日利弊。而剖析之。可謂詳矣。然吾惜其大者有所未及也。大者安在。曰。管公之進退。是已。夫紀綱之弛。不弛之日。而有所由弛矣。自外戚擅權。以弛。來天下為其所專。百司廢務。不擇其當。而惟使已之。



抗論至此清行亦應免  
爵而謝

視不便已之人搏而去之不便已之法革而變之如  
之何紀綱不弛也唯字多知之故舉管公授之相位  
使與外戚相抗而漸收其權則外戚當時之大患也  
管公當時之大賢也舉當時之大賢而除當時之大  
患是當時之絕大急務也而管公之見諳清行察無  
一語史稱清行前是上革命議又勸管公致仕是豫  
知其有貶謫之事也而不肯救之徒勸其自退而革  
命議又資謬人之口乃不唯無救而又害之賢者固  
如此乎清行為當時計者何不移革命議為用賢之  
諫移勸管公者為外戚自尊之彈劾正論說議凜然

此乃所關至重者而清行  
不知真不能免識者之  
議也

被朝野則管公在位外戚收權而天下之紀綱奉矣  
是為管公計即為天下計也管公既去外戚之党盈  
天下虽有五千言之封事其誰聽而誰行之耶抑史  
而規則外戚又欲罪諸及管門者清行諫而止之諫  
而止之誠是也何諫其門人之寃而不諫其師之寃  
也唐有魏徵者以諫名而其意尤在薦賢清行論事  
不媿於魏徵而獨不知薦賢此吾不能無惜於清行  
也







是漢廷老吏斷獄手段  
雖有喙三尺殆不能解免

將士未甚服而秀鄉名已著故其至也將門喜之喜其至則必恐其不至矣余恐之勢討未甚服之歎秀鄉何不移其造謁而一見於簞鼓之際吾將見將門之首不待貞盛而斬也然則秀鄉之謁將門也豈不曰將門王族也為王可也我藤原氏也相王而為閔白為大臣可也閔純友既以是與將門約將門果足相邪我以純友之相將門者相之是其所以造謁也謁而知其不足與有為故去而討之若使將門結其髮安其語而畧脩威儀則秀鄉必不若是而止也然則秀鄉未謁之前其心有叛賊而無朝恩苟有叛賊而

無朝恩是亦將門耳純友身秀鄉同其心於將門純友而比其名於貞盛經基故曰韋也雖然秀鄉之所以此者亦未嘗無由也自藤原氏擅權以來下情壅塞武人將卒蓄怨抱憤環視于海內若將門者求一捨非違使而不得卒至於叛今秀鄉亦以傑出之材沈帶州邑安得無憤且怨乎為之上者曾不加恩而欲其戴恩其待之也無異於將門純友而欲其所報者不與將門純友等蓋亦難矣將門之亂藤原忠文受大將之命不及事而歸朝議不酬其勞忠文憤之至不食而死噫忠文章不叛耳使其叛則亦非一



將門純友邪。朝廷待天下之士，以將門純友而天下之士，幸不斥出于將門純友之為，故秀鄉之不忠其心而忠其迹者，亦非特秀鄉之幸也，尤朝廷之幸也。將門奉事一段，文情妙絕，不得不圖。

源義家

源義家，返樸原賴通，語諳奧軍事。大江匡房，隔座問之曰：惜未知兵略耳。從者告之，義家謂其或有之，遂就學兵書。吾嘗怪之，以為義家之用兵，得於天性而成於百戰，鍊磨之餘。當時將士，每敢議者，而彼匡房者，何人哉？家世業文，未嘗一操兵，而僅抱一卷兵書，自以為知兵，是亦不過趙括之兵耳。而義家遽服其言，遂從而學之，何其義家之自輕也。曰：非自輕也，即自重也。昔者張良從異人受書，先儒論之曰：異人所教，在是，不在書。今匡房之教義家，吾以為亦然也。義



家身為將帥。災年所向無敵。天下神明視之。其心因以為喜。洩且畏者。方賴通語之際。或有鋒銳太露。與偃然自是之色。是匡房之所閱而惜之也。蓋自是者。任意而行。不敢用人言。其終必至于一敗塗地而止。故匡房折之。將以成就之也。不然。以錯紳執笏。未嘗一操兵之人。而折宿將名帥於一言之下。以未知兵。是逆者之所以愠而告也。為長者且愠。而義家夷然不敢愠。即待其出。禮之。是其虚心聽人之速。不待如良之納履約。注而後可教矣。蓋義家嘗自以為是矣。及聞此言也。陷然自歎。之心忽生。歎則涼平而惧。自

以蓋世之說而折彼于傷  
紳之一言非天下之大勇  
不特也

慮勝而進。必不以輕忽從事。匡房所謂兵略不在書。而在此也。及後三年之後。義家見營外烏丸。曰有伏。探之果然。因謂人曰。是兵書所謂飛鳥。札行有伏也。吾不學。劉殆矣。是亦義家審地勢。不敢直進。故能然已。不然。悍然勇往。不服。願書中語。而伏兵既環視而起矣。唯義家有學以知之。故此役三年而成功。使其不學。劉將見其至於十枝羊而不已也。由是睹之。義家威重天下。善以功名終。由受匡房一言之教。故曰。是義家之所自重也。雖然。義家有希世之功。而朝廷不酬其勞。至斥以私闕。是在他人。劉不務急。之心。



而義家終始一節不肯少怨然列匡房之所教豈獨  
兵略哉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源義光

源義光殺義忠何殺之好名之心殺之也義忠為義  
光之姪有罪劾責其罪而殺之可也何殺之於他人  
之手隱微之間蓋義家死而義光其名高天下然恐  
義忠之勇武或奪之也而欲殺之每可殺故使人殺  
之劾義忠者以死成義光之名也甚矣好名之害人  
也人誰不好名而名之於人未為無益欲有為者必  
思揚名而果之怯懦者亦思墜名而自勅是宜若無  
害也曰名有不求而得者有求而得者夫不求而得  
者固有是實而不欲有是名人見其實而名之曰某



勇也。某氏也。而剛者榮之。亦非榮是名也。榮是實之  
著于外也。是名也。有益而無害。若求而得者不然。無  
是實于己。而欲是名見稱于人。欲之不得。必忘人有  
是名。甚至於殘害之。殺戮殄滅之。而止。若此。而名之  
害著矣。義光誠有勇武絕世之實。則其名亦必從之。  
而彼義忠者。特以子姪視之可也。子姪之不加於父  
叔。固也。所憂於義光者。勇武之實。或未至耳。乃不此  
之憂。而憂子姪之有名。至以歆國外患視之。惑矣。然  
吾觀義光之平生。不若此之忍也。初義家征械于奧。  
不克。義光聞之。奏請出援。不允。遂辭官而往。則兄弟

之難。不忍置之不援。故也。今義忠亦兄弟之子耳。兄  
弟則辭官而往。援兄弟之子。則每罪而殺之。非其厚  
於兄弟。而薄於兄弟之子也。其初也。骨肉之情。專而  
好名之心。無以間之。是義光之真也。後好名之心。勝  
而骨肉之情。失。則其私也。非真也。方其真也。但知有  
兄。而不知有身。然其思兄之誠。赴義之勇。天下稱之。  
是得名于不求也。至其私。則但得殺姪之汗名耳。豈  
復有勇武之名。然則義光者。謂不好名。可謂不好武  
名。而好汗名。亦可。

義光愛義家。而惡義綱。皆其兄也。故余曾詠一絕。



曰連枝何得異枯榮怪接長兄畔次兄室為他人  
傳秘曲不和室內填荒聲此篇所謂厚兄弟者吾  
不信矣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孫原通憲

孫原通憲初欲雜髮自嘆薄命既為浚白河所用一  
時朝廷大權皆歸其手知其命未薄也然余謂使通  
憲不用而終烈天下必深惜而痛恨之耳及其用始  
致平治之亂身死名辱知其命非薄於不用而薄  
於用也曰平治之亂孫原信賴致之源義朝致之安  
見通憲致之耶曰即通憲之所以致也通憲抑信賴  
而不與近衛大將之任尚可也蓋吾賴小人固不可  
以朝廷官爵安與之而彼欲叛也微義朝則曷克濟  
焉故其疎義朝而使其怨望烈吾以為平治之亂之



所生也。夫天下之權歸武人久矣。前是屢令諸道禁  
兵士屬源平。則朝廷固知源平之可患也。然天下有  
事。則不能不借源平之力。是以源平常擅將帥之權。  
而兵士愈成役屬之勢。方此時徒禁之而不可止。吾  
恨通憲之不以市狼視之也。市狼相鬪。獵者縱其力  
爭。而不問及其俱傷。輒制之。一舉手力耳。倘其初扶  
虎而逼狼。必怒而向我。於是獵者先斃於狼。而市  
乘其後。俛食之。清盛與義朝等耳。而通憲於清盛。則  
結姻於義朝。則不聽於清盛。則授重賞而不惜。於義  
朝。則請一昇殿而拒之。宜其為義朝所斃。而使清盛

乘其後也。豈以義朝之不孝不可任耶。義朝不可任。  
清盛之不忠。獨可任乎。通憲能察于此。而豫為之計。  
并存而並立之。彼將淬厲自奮。爭結朝廷。以謀自存。  
而朝廷控制其間。可以藉其力。而無驕傲反亂之患。  
今通憲唯知每父之義朝不可任。而不知每君之清  
盛亦不可任。援此而拮彼。至於招怨生亂。轉養大患。  
則義朝之助信賴而叛者。固通憲致之也。而清盛之  
得勢他日。而侮慢朝廷者。亦通憲致之也。通憲以經  
濟之才自任。而不能為之計。則其適世而安於薄命  
可也。即用而致天下之大亂。乃知其所嘆之命未薄。



而其所以為薄者反在於大用之日  
朝廷唯制御失道故權歸武門乃欲使通憲以弔  
狼視源平以為制御之術豈是通論哉

平清盛

兵殺人之器也殺人而至於殺無辜之人故曰兵有  
罪而不知其加於當殺者未始有功也平清盛幽天  
子黜公卿侮蔑朝廷大典而不顧後世稱無道者以  
清盛為首是兵之有罪而昭然無惑者也而其加於  
當殺之功固有之矣曰清盛之功在保元耶將平治  
耶曰皆非也保元之後微義朝則清盛必放而平治  
之亂亦以信賴怯故僅得猪不然將避義朝之不服  
而何功之有且也保元之初清盛殺叔父激義朝故  
義朝不勝憤而平治之變起矣然則清盛無功于保元



而有罪于平治也。縱有功于保元而平治之後，擅公卿之位，蔑天子之尊，其罪不足以掩功。故余以為保元平治之事，皆功不在清盛而清盛之燒南都與福東大二寺，斬僧徒，是清盛之功也。兵之加于當殺者也。自王改之衰，緇兒狂橫南都北叡，其尤也。此時也，虽者勇武之人，皆惑於狂誕之說，靡然屈手折膝，而莫之敵。彼見其如此，益以自恣，甚至使天子有不如言之歎。則是僧徒者，蠹國害世之尤民，而南都北叡者，百世不拔之賊窟也。今清盛斷然滅之，斬二百餘人，燒一百餘人，足以落狂兒救百年張大之胆矣。

推其心，則非悟浮屠之誕也。非除天下之害也。特怒其助賴政，而其為心也私。論其事，則不論于流俗惑溺之見，而洩天子之蓄憤。掃女賊之巢窟，其為功也大。噫，南都一燒于清盛，而北叡再燒於繼嗣，信長自此已來，虽錄女殘賊而聲勢威力不足渡動天下。有昔者秦改築長城而塗人膏血，豐巨秀吉征韓而民苦於瘡痍，其心虽出于好大窮遠之私，而其奮威于遠後世，因免外侮，為功皆鉅。觀秀吉秦改之功，而清盛之功亦見。

得秦改豐吉一段，從前議論始有归宿。



源氏即平氏。至保元平治之際。源氏有為義父子。平氏有清盛。各相抗而不屈。至於治承之亂。宗盛止賴朝。霸而天下兵權始歸于源氏矣。吾嘗怪源賴政。依違中立于其間。不肯屬為義父子。亦不肯屬清盛。初與清盛義朝。拒上皇而走。為義及義朝叛。剄誅義朝。而助清盛。既與宗盛有隙。與兵討之。不成而死。是其初付同宗之戚骨肉之親。于漠不相識。而終又不能甘為人役。激絲髮之忿。粹然真無謀之帥。一效即止。

源賴政

中古以來。天下之兵。概歸源平二氏。号称武人者。非源氏即平氏。至保元平治之際。源氏有為義父子。平氏有清盛。各相抗而不屈。至於治承之亂。宗盛止賴朝。霸而天下兵權始歸于源氏矣。吾嘗怪源賴政。依違中立于其間。不肯屬為義父子。亦不肯屬清盛。初與清盛義朝。拒上皇而走。為義及義朝叛。剄誅義朝。而助清盛。既與宗盛有隙。與兵討之。不成而死。是其初付同宗之戚骨肉之親。于漠不相識。而終又不能甘為人役。激絲髮之忿。粹然真無謀之帥。一效即止。



何進退之無把也。吾熟料當日事情，而知其不然也。賴政與為義同其氏，而異其出，為義出於賴信，而賴政出于賴光。賴信之後，賴義之家，世襲為將，威名遍天下，而賴光之裔，寡乎吾國，其宗雖熿，其勢不能不為支裔下。賴政愼然于內者久，而自顧弓箭足制，不可知之怪，而吟詠足致皇上之感，見彼為義父子之徒，勇每謀而不知禮義，乃謂彼宜仰我也。我何受彼命哉。故為義逆，則誅為義，則叛，則誅義，則我有嫡宗之權，而彼無可庇之義，故殄滅之而不恤。卒氏蚤世，讐今有功而無罪，安得不助。及其後清盛跋扈，天子

子厭之，輒倡兵而招諸州之源氏。賴朝義朝皆將執旗鼓而送之，劉平氏斃而源氏之權歸我矣。是賴政之志，而非絲髮之忿激之也。然劉賴政之舉，固出于英雄之見，而事未克一效，不救何哉。曰地不利也。京師之地，為義死，義朝叛，而吾復源氏之迹。賴政以子然每援之身，而奉事於仇家環視之地，不挾陰要，而欲決勝於箠甸之郊，安得克濟。必使賴政退京，而東挾毛信之險，相武之野，而卓其幟。劉賴朝義經及八州將卒，皆不招而集。將以他日從賴朝者，從之。劉吾見其不救日，而天下之旗皆白矣。而嫡宗之權，誰能



爭哉。雖然。安平氏之盛。天下靡然。無敢犯者。而賴改  
一紙之微。諸道皆忘。竟以亡平氏。刻未可謂非其首  
倡之力也。嗚呼。此可以稱嫡宗之家。賴先之裔。而亡媿  
矣。

先得嫡宗二字為眼。前後敷衍。皆從二字出。此等  
伎倆。唯元知之。僕亦知之。

### 平重盛

墨其名而儒其行。吾閱其語矣。未見其人矣。愚夫愚  
婦其外。而君子其內。吾不閱其語矣。而見其人矣。其人為誰。  
重盛即其人也。吾嘗觀古今案佛之人。苟非因世。歷  
欺民之術。刻必為悔罪。續過之資。即正人君子而崇  
信之者。未之有也。而重盛有之。吾以為是愚夫愚婦  
之為也。而其心刻。君子矣。蓋重盛內有暴戾。無狀之  
父。而外有庸暗。輕動之君。父交惡。莫能相容。自臣  
子言之。君固不可違。父亦不可能。重盛之苦心。至斯  
極矣。然刻不得。每取于佛。何者。規諫之道。不心一端。



忽揮筆寫其意  
精神是蘇長云  
家法

或理以諭之或勢以禁之或福福以畏之重盛於父  
理論而勢禁之既非一日刻今之諫特有藉福福之  
說耳今夫固巷匹夫示之以當然之理必然之勢刻  
皆悍然不敢顧苟見佛刻抹因應報輪迴之說刻俱  
蓋以生利禍福有不可測者存焉重盛以為此道也  
是以化吾父矣於是誦經供佛務修浮屠之道實  
然唯恐父心之不能化獵者逐獸不知山之為險漢  
者捕魚不知淵之為深急有所急其何暇顧其險與  
深哉重盛一心但知化父之道而不知浮屠之荒誕  
狂妄無足信也是其事由于愚夫愚婦之為而其

心刻由至情迫切之不得已君子而何哉且君子與  
夫愚愚婦未必異也古之忠臣孝子有割股者有祈  
天者自今睹之誰不謂愚哉愚而忠孝之真見矣故  
重盛之崇佛即愚夫愚婦之心也即亦君子之心也  
源平之間世所稱君子者前為重盛後為此條泰時  
而泰時承久之役贅父而成其犯闕之謀他日修佛  
教欺天下之耳目而攬愚夫愚婦之心視諸重盛之  
所為刻智也非愚也雖然吾唯恨泰時之不愚也  
抑揚反覆巧妙無敵



平知盛

古人不可以成敘論也。天下固有成於幸而敘於不幸者矣。皆時使然而非義之正不正係之也。義之正者不以成加。豈以敘損。苟以成敘論。則天下之無義也久矣。治承之際。亦義于源平二氏。莫正於平知盛之不納源義仲之和。而平氏卒亡。議者以此為知盛失事機之罪甚矣。議者之明於成敘而昧於義也。夫平氏之棄都城失妻子而流離瑣尾於山陽南海之間者。非義仲殺之而誰哉。然則源雖積怨。宜銘肝肺。而不能一擊以報。豈可納和而樂與並肩。是平氏之



義也。故知盛使宗盛對義仲曰：子若卷甲載兵，自造軍門乞降，則許之。何和之有？吾於是未嘗不歎其執義之正，而不惑乎成效之見也。然吾又以為知盛此言，豈唯以義而已，繼以成效，計亦不能不出此何也？義仲之和，非為平氏也，自為也。此時義仲生募於賴朝，而恐平氏乘其隙，故姑与之和，而借其勢以制賴朝。苟得志於賴朝，則將乘新僭之鋒，而反圖流離之平氏，是其勢之所必至。知盛固已知之，因謂和亦效不和亦效和，而忘平氏之讎，不義納和於今日，而生寇於明日，不智。但不納其和而納其降，則權已在我。

南朝納叛臣，竟不滿事，不如知盛執義之正大也。

是以制彼而使不專，是其所以決然出此而不疑也。然議者尚以其竟效，故歸罪於賴朝，責平廣常，必謂之效。而南朝之納，是利直義，諸人必謂之成矣。賴朝等事之初，八州豪傑未集，而廣常首歸之。為賴朝者，將欣然迎之，不暇顧乃責其來不早，豈不失事機而南朝之衰直義也。冬及清氏，清皆背其君父而來，乃不責其罪，遽延而加之。上將之列，宜若適機然。其後賴朝成，而南朝效者何也？今知盛與賴朝同其義，而其成異，與南朝異其義，而其效同，故曰時使然也。嗚呼！同一執義之言，而於賴朝則是於知盛則非。



同一通機之事而於南朝則非於平氏則非此亦不通之論也

論極正而語極奇僕最喜於此亦之作矣

天下源賴朝

源賴朝之疑忌其性使然亦其業使之然也前賴朝者由義家之勤勞邊事官不過四位右衛門尉而平清盛以保平勤王之功始任大臣且猶居京而奉朝廷至賴朝則以海隅一流人起擬八州形勝之地整義仲殲平氏開鐘倉府置諸國守護地頭坐受征夷將軍而不辭至於自割朝廷黜陟之典於千里之外是自有武人以來未嘗有之業也蓋賴朝去甚勞之功而成未嘗有之業則其有大功於天下而人心服之朝廷倚之且其骨肉兄弟之位甚逼如義隆者苟



欲代吾而為吾所為，顧不亦易乎？當此時，雖大度善  
容之人，不能無少忌，而况忌克成性之賴朝乎？於是  
忌義經，至其黨與，皆已殺戮無遺，而其疑忌之心未  
已也。故其獵那須富士之野也，世皆以為出於治平  
之事，取樂遊觀馳騁之餘，而吾知其疑忌之心為之  
也。其故何哉？我忌人，而其事未嘗可也，即已為之人  
自危，不測之憂，階是以起。賴朝今殺義經，而天下人  
心為之搖動，其功名素著者，皆將危懼不安，愛且不  
測，向者義經之未殺也，可忌者唯義經，而既殺之，等  
天下皆義經也。是賴朝之所以日夜思慮，欲以制之

也是以大張田獵，使功將名卒，奮芝驅逐於山沃草  
野之地，吾執麾而決進退，制閑盪以試其服從與否。  
誠服則已，倘不服者，戮之，是不出遊觀馳騁之間，而  
可以定天下矣。及其獵也，有若曾我二狐之愛，而諸  
士皆翕然效力，禦之，無敢生愛者。則其心誠服無疑  
而疑忌殺戮之心，蓄而莫逞，及因範賴之言，其心一  
矣，不可道。故雖有萬誓書，亦不殺，必剪滅之，而後已。  
故曰：那須富士之獵，皆疑忌之心為之也。而有是心  
者，以有是業耳。然則欲保是業，而用是心，可乎？曰：不  
可也。

此篇論賴朝猜忌之心  
如燈犀照物，但偏尾不  
不辨賴朝守成之方何  
也。曰：不可。是未徹也。



賴朝之疑於人固太甚矣然以富士野之獵志為  
出於疑心論者之疑於賴朝亦不太甚乎

木曾義仲

木曾義仲起信濃而入京師為征夷大將軍亦已貴  
矣然儀容鄙野語言皆陋京人傳笑朝廷亦輕侮之  
遂致君臣生隙為賴朝所討而死吾嘗思之義仲生  
長山野而用兵決策之智得之天性當時諸源無能  
及者乃儀容語言進退動作之微豈不能勉強比擬  
京人之方一邪是鄉閭鄙人修飾自喜者所能為而  
義仲不能為鄙野無禮取笑侮於朝野而不辯此其  
心有所大恐而做是以自防也曰其所恐者何哉曰  
恐賴朝也蓋其在信濃也賴朝既忌之將構兵義仲



此補六人所未發六成  
有之予謂義仲為人  
本強不心稱朝之或校  
其人可矣六可愛之亦  
憫之其智慮未至  
此

百方和解。至以子者。實而僅免。則今一戰。慶平氏於  
西海。報圍門。累葉之。讎於賴朝。未報之先。其功非同  
日比。而朝廷官爵。亦迫在其上。是其可忌。百倍於前  
日矣。且後此。義經獲京師。電于法皇。賴朝忌之。卒至  
以殺。則使義仲備儀容。慎語言。以取悅於朝野。是不起  
義經之獲京。而罷于法皇也。故義仲不敢為易為之  
事。自處師回部人之下。務用自晦。京人笑之。而不顧  
正欲其笑也。朝廷侮之。而不恤。正欲其侮也。賴朝回  
其不為朝野所悅。將有所自安。而猜忌之心。因是以  
消也。於是掠市人辱朝廷。幽天子。而不疑其心。固謂

取怨於此。不足恐。是恐者。賴朝而已。抑不知欲自防  
者。必先居身於無罪之地。使忌者無所聲其罪。而可  
矣。今義仲欲自防。而幽天子。辱法皇。先已陷身於大  
逆無道之地。虽微賴朝。誰敢不討。是其自防。適以自  
害也。乃知義仲之鄙野。不在儀容語言。而在此。



源義經

源義經西征有功而賴朝信棍原景時之諛致竄逐  
以死吾謂賴朝之忌義經也蓋必有可由矣非必景  
時之諛致之也何者義經不亡天下非復賴朝之有  
義經亡而賴朝之天下定矣是義經一身而天下之  
勢係焉欲免賴朝之忌得乎雖然義經但知討平氏  
而報父祖之宿怨散法皇之蓄怒而已天下之形勢  
固非所知也劉義經之存亡何係于天下而賴朝又  
何以忌之也曰義經固無意於天下而天下之勢不  
得不係于義經焉何也義經討義仲而獲京師任檢



非違使聽昇殿。法皇與義經君臣之交正堅。朝廷之重皆倚賴之。而賴朝乃欲棄朝綱之衰而脅制之者也。故生鎮鐘倉。未嘗馳一馬西向。彷徨觀望。見霧而動。義仲逐平氏。而與法皇生隙。劄聲背上之罪。討之。義經討義仲。殲平氏。而自驕。劄又聲背見之罪。討之。然後詐所欲。請所欲。請天下之事。皆其所為。而莫之過。義經而在。其偉功既暴于天下。而戴廷親上之誠。又與賴朝相反。向使法皇任而用之。朝廷處分皆出其手。劄賴朝詐謫。謀脅制之術。無所由施。而守獲地頭。不得置六十六州。總追捕使不得任。吾見賴

朝之竊據一隅。為真之藤原秀和。越之城長茂。而終耳。是賴朝之所逆睹。夙察而陰為之規畫也。故因任檢非違使。劄怒。因聽昇殿。劄怒。更後不復遣西。見範賴。獨力不支。乃遣之。而其功僅成。即解其兵權。意皆在忌其寵也。忌其寵者。恐其為朝廷所倚也。不然。賴朝之多智。何有于區區之諛。而蚤有百景時。吾知其不能為也。昔者管公立朝。而蔡氏之權不擅。今義經在京。而賴朝之霸不成。故管公去。而朝廷之權歸于蔡氏。義經亡。而天下為賴朝之有。故知蔡氏之所以逐管公。則知賴朝之所以忌義經矣。

賴朝之忌劄也。然其意豈非為義經者。不為劄乎。不知義經處之。方宜何如。而可。



義能勇武絕倫而至智術計策則不及賴朝遠矣  
使之在京豈能制其成霸乎今乃擬以若公与藤  
氏恐非其倫焉

北條時政

北條時政殺比企能貞又殺將軍賴家已而殺畠山  
重忠又謀廢將軍實朝立源朝雅事竟放於伊豆天  
下知其殺能貞殺重忠皆篡國柄而不知廢實朝  
立朝雅之欲奪天下也因疑之曰能貞与賴義親近  
因撓其權重忠專心公室而不肯黨私皆不利于北  
條氏則殺之宜也至實朝与朝雅則此孫也彼婿也  
其女之所生与女之所配其親疎亦有間矣而今廢  
親立疎用心迂謬豈老悖顛倒遂惑於後妻浸潤之  
潛而不悟邪嗚呼吾知其不然矣蓋時政輔賴朝霸



天下非欲位賴朝而終也。欲借其威以圖私也。故陰謀狡計，始賴朝於社席之間，使其居除同宗骨肉，而獨已足倚，剪其手足而已。為之心腹，腎傷將待其死，而為所欲為。於是賴朝已死，輒廢賴家，立實朝。吾所敢憚然，自賴朝後，君臣之分一定，實朝雖幼，亦君也。我欲以孫視之，彼不肯以祖仰我，且我既殺賴家矣，實朝自顧，安保不復遭賴家之禍邪？乃先制之謀，於是乎生。至此時，改免誅之不暇，而何有于祖孫？吾是以先廢之，而立其功無望之女婿，如異日立親，互威權在己，欲立刻立，欲廢刻度，嗚呼！吾所為而無敢違。

刺時政之隱衷，處於斧鉞鬼胆為之破發。

者，然後廢之，自起而代之，不難。故立朝雅者，特以其源氏故，始置諸將軍之位，視天下之變，非立之也。試之也。不然，時政蚤老，特曷用此迂謬不情之事哉？故自吾視之時政者，老而愈狡也。非恃也。是以後妻之勸立朝雅，口受而心不受，其謀蚤妻，不使知也。然事輒泄，政子與義時奉實朝而身為其所逐，刻己之謀，妻不知而子女之謀已，亦不能知也。乃謂之老悖可矣。

凡老叟狡猾之人，其所為淺謬類史者，蓋其計謀委曲之極，不覺至此耳。時政之事是也，所以已。



之謀妻妾不知而子女之謀已亦不能知也  
久留至室心甚不安生忙目下未遑乞教忽因小  
禁寺生來急接筆偈評欲以託還而生歸期甚迫  
故抹閱終得至此而杜撰亦不少矣然高文已極  
其妙而拙堂之評亦為詳悉不必一一用僕之狗  
續也

戊申暮春念八日

卧席山人華頓首

齋藤仁弟侍史

### 大江廣元

大江廣元之罪其他可容也承久之役廣元為關東  
之主謀而義時遇雷震危懼不安廣元附會為說使  
其斷然決之勿執天子函上皇千古未嘗有之變於  
是乎成而其罪始不容誅矣故世之議廣元者以為  
微廣元則義時之逆未始至此而繼令有之亦遇天  
變必且氣沮心喪而事或中止今廣元一言未決之  
謀已決而將沮且喪之氣亦大奮是義時之爭實廣  
元成之而其罪在廣元不在義時也余謂不然義時  
之女雄豈待他人之指画日擾而後決事哉蓋其廢



源氏而奪幕府兵權者一家相承之謀而固亦自知其有罪也既有罪則朝廷必不能無問罪之舉一旦王師來征將何以應之於是必有應之之道而後可以有為故其間三浦義村回報我知有此事久矣是義時犯濶之謀已決於將十年之前而万不可易豈雷雨一時之變所能沮哉然而義時於是遽疑且懼必問廣元之言而後定者吾以為是廣元之見用於義時而不自知也廣元三朝遺老練達世故廣元曰可則一府之士皆無不可今義時之謀雖決而衆心未全決適有天變安知無禍變乘之于於是義時陽

義時之謀雖微廣元必出于等兵誠如高論但報朝之策則廣元獻之也恐非賴朝之慮所及也

為危懼之狀使廣元多疏解將士之其心始定是廣元定將動之變而多義時擅之罪蓋義時之術也然前此賴朝初開府廣元建置守獲地頭之策故霸成而朝權墜地是亦廣元之見用於賴朝也何者賴朝身為武人而朝章典故之細廣元之所素諳故此策也出諸賴朝則或不適其機宜而出諸廣元則必適焉是亦賴朝之術而廣元不自知也嗚呼廣元王室世臣也苟為王室用而有所能成則可也今降而為賴朝用又降而為義時用不知乃祖匡房嘗教義家以兵法使其終身不怨王室是匡房之能用



義家也而廣元不能繼其志尚且自稱曰孫邦

畠山重忠

世之有所議於畠山重忠者以其助北條時政而攻比企氏也蓋曰累於妻黨而弱公室耳吾則謂重忠唯欲張公室故攻比企氏縱使時政非妻黨之必助之何也人臣有為於國家必無營利圖私于已而後可也觀夫比企能負之謀時政豈專為國家而不為私邪彼見時政之專擅曰彼前日之外家也我今日之外家也前日之外家專權於今日而今日之外家今日無權又何用外家為是其所以謀除之也故能負此舉託名於國家而圖實於私使其有成六一時



政耳。然則重忠攻之，非攻忠國家之人也。攻他日之強臣也。其助時政者，非助妻黨也。助其除後患也。蓋其初重忠之父與叔皆屬平氏，而重忠獨從。賴朝是其義所在，父叔且不顧，而曾謂累於妻黨邪。雖然，比企氏滅而後患剷除矣。北條氏之權愈熾，而公室因以不振。是未必非重忠為之也。曰：重忠既除害于他日，比企氏獨容害今日之時政乎？但時政之老奸巨猾，深謀遠慮，不可以朝政而暮撤之。故重忠之不急於謀時政者，欲徐起而全獲之也。而時政之殺重忠，亦有其由。忌矣。非必以繼妻之讒故也。時政為重

鍾舍元勳之臣，莫如重忠。獨助時政，攻能負予。亦嘗疑之。今得此禍而後知其除他日之強臣矣。於是重忠始為完臣之士，可謂茂潛德之由光。

忠之外舅，知其志氣節概已素。今見其助我而攻比企氏，曰：是非助我也。特為公室計耳。苟為公室，必渡以此。比企氏視我矣。時政以此忌之，是所以殺繼妻之讒也。不然，婦女固之私，安能欺智狡飽人之時政哉。今時政從婦言而不疑，是可見重忠之志矣。而尚謂累於妻黨，非獨不知重忠，併不知時政者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和田義盛

奪源氏之霸者北條氏也。破北條氏之膽者和田義盛也。義盛之前比企能負有滅北條氏之志，而無輔公室之忠。畠山重忠有輔公室之忠，而事未發輒為北條氏所陷。至其後力能揚北條氏之罪而討之者，獨義盛爾。義盛宗族強大，子弟皆傑犖勇闕一麾而起。府門不守，義時奔走，免死之不振，是以破其膽矣。而義盛之志，刻可知也。曰：請赦胤長，而義時面縛追前也。曰：錫胤長笏，而義時奪之也。於是不勝忿之心，決志一戰，思以報之。刻因非若重忠之專心。

義時激義盛使叛，而義盛果叛。是其詭計也。使義盛誠有報國之志，能忍急之心，言安晦，而舉大事於他日，必有揮魯戈，迴穎陽者。惟其志不



立言不私一收者族  
可惜夫

公室而不從也。亦非若能負之挾外戚而謀伐之也。唯無能負之志。故吾有取於義盛。又無重忠之忠。故吾有惜於義盛。設使義盛有重忠之忠。則怨可報也。公室可張也。一舉而公私兩得。顧不可乎。吾嘗謂實朝未必如此之愚弱也。世以其好和歌。疎武事。故稱愚弱。不知實朝在外家之掌內。無所猷為。故自託和歌。以為消閒計耳。然其英悍之氣。或見於吐屬。而非尋常文弱公子所道。且其趨爵位。與造巨艦。皆不可謂無豪壯之志。而觀其源氏正統。必絕於我之語。則其察義時之失。亦已久矣。以英悍之氣。豪壯之志。並

察其之智。而無能佐之者。故卒繫於外家陰狡之手。而莫能救。義盛果有輔公室之忠。則實朝必倚焉。以為腹心。潛懷其義。見時投機而起。子姪之罪。不必請也。第宅之利。不必爭也。舍急之怒。而就遠大之謀。吾見源氏之統。未絕於實朝。而陪臣所執之命。亦不待田樂入道而殫也。是知人臣報怨於私。則怨未報。而事效苟謀。忠於公。則公室既張。而怨亦報。義盛無輔公室之忠。乃無報怨之心者也。



平政子

甚矣平政子之似智而實愚也。吾求古之女主幹事  
效家禍國者。多如漢呂氏。唐武氏。而政子之禍。甚於  
呂武。呂氏負高祖約。遂王諸呂。而劉氏之子孫。未至  
於絕滅。而無餘。故文帝出。而劉氏復安。武氏奪位  
于一旦。而先以自悔。反号復辟。唐祚尚存。此皆起心  
積慮之巧為。然且有可憚。而不敢壞。亂效滅也。如此  
政子。乃以將家一老婦。而扶持二子。以守先夫被望  
執銳之餘業。當內外兵與霸府紛擾之時。坐為之鎮  
主。取舍群議。蕩定禍亂。置閔東於不援。固是其智。



丈夫之所不及此諸呂武而不媿。雖然政子所守者先夫之業也。非私親兄弟之業也。繼先夫者。非二子而誰哉。二子令終而先夫之業固矣。政子之責亦塞矣。不幸長子荒淫不堪其任。奪而与諸季子尚可也。季子能繼霸業而不失。是政子之責也。今也穢孫殺季子于肘腋之間。而政子不能防私親兄弟日夜胥議于外。以為奪霸之計。而政子不之知。他日克守闕東於兵與之日。然其所守者為私親兄弟也。非為夫家也。向使政子其志在奪源氏而自立。於呂氏之於漢唐則其事未逆。其志尚純。謂賢不可也。謂智則可。

也。顧政子之志唯在保先夫之業而不失。故時政之謀殺實朝也。乃奪實朝而逐時政。其所以逐父而不恤者為子也。所以為子者乃所以為夫也。苟有為夫之志。豈無知之術。今乃懵然託其子於色藏袖心之父。僅脫其命于鼎俎。而又託諸大女。似忠之弟。使其借手他人以殺之。忍視先夫為不食之鬼。而莫克救。於且抗顏稱主。自率先夫訓練之將士。播遷天子。為私親建不拔之基。是無呂武之志。而成過呂武之禍。然則智邪。愚邪。

斥罵后將軍不送  
餘力羊鋒涼  
過駱賓王檄



北條恭時  
北條恭時之用術可謂巧矣。蓋歸叛名于父而已。若不得已而從之也。然此術也。非始于恭時也。恭時之祖時政為賴朝之外戚。而使賴朝剪滅兄弟親戚。刈祀私之任。時政若不得已。而其父義時又使公曉。執實朝於函隱之間。而已復其讎于顯灼之地。刈霸府大權之所歸。義時亦若不得已也。然時政義時之術。咸用之他人。而恭時乃用諸父。刈其巧可謂勝于父祖矣。何以知其然也。承久之役。恭時諫父曰。宜束身詣闕。天威不霽。舉族就刑。亦何憾。義時不聽。恭時遂

十如



進犯京途還問曰若乘輿親征劉何以自處義時曰  
若遇乘輿可免曾弛弓妻身下吏也諸將督師劉有  
進勿退抑斯言也恭時之志固不欲犯關而父命万  
不容已罪在父而不在恭時也然余謂恭時之禱者  
恭時之迹也非恭時之心也欲知其心劉觀其立後  
嵯峨而可知矣當此時安達義京受其命問曰順德  
皇子既立劉如之何恭時曰廢之可也是後嵯峨者  
土御門之皇子而有私恩于己之皇亂也而順德乃  
有私怨于己者也故不立其皇子劉欲立己所善之  
皇子而廢既立之天子劉謂其心有君不可且其於

皇子尚然况親因滅己之天子耶此其欲犯關而放  
之固也苟無犯關之志于其初劉其後安有廢天子  
之言豈其心今日有君而明日無君耶吾以此知恭  
時固有所志而歸名于父也嗚呼歸名于父故議者責  
義時之罪而有怨于恭時此恭時之術之所以勝于  
父祖也雖然恭時術勝故其自悔念勝於是日夜盡  
心于民事怨之然嗚失其心是懼將以自償其罪是  
劉恭時之實不得已也

朝廷之權已去天下  
之心必屬鍾君而朝  
廷乃欲因乘童歌兒  
之事誅滅此係氏充有  
輕初劉恭時等之六  
勢之所至也但其竄  
流四帝劉噫亦已甚  
矣此魯氏之術頗為  
平允



青砥藤綱

吾嘗求忠直不倚。致志國家之臣。於鍾倉九世百餘  
年之間。莫青砥藤綱若也。藤綱斷某與北條氏邑民  
之獄。衆皆曲某而藤綱直之。及其報也。怒曰。斷以持  
平。不特為汝。恐有以冤害政也。苟以我公平乎。相換  
公。宜見報。何取汝報。嗚呼。藤綱之志。於是乎見矣。北  
條氏執權霸府。而廢立天子。易置將軍。進退黜陟。公  
卿百官。棄上下之大節。把天下之不韙。而不悔。為之  
臣屬者。熟視莫諫。但知奔走為役。而不能匡過補失。  
以進諸當道之地。蓋北條氏之威權勢力。凜然在天

此處有極淡的墨迹，內容難以辨認，可能是另一篇文字或批註。



下苟失其心而有所觸犯則禍且不測是故亟改刑  
不平以招民怨而弗顧也。藤篛獨以為此係氏執霸  
府之權將斷天下之曲直而曲先在我誰敢送之今  
來者殘士也殘士之獄小獄也枉殘士之直失小獄  
之斷執之可也然因是而不悔至改刑之大者莫不  
皆曲則天下之直常屈於執權而執權之曲常加天  
下而有餘是將得怨於天下而效亡之禍必至矣於  
是奮不自顧罔難用之口犯必激之怒赴不可測之  
禍而不避予直於殘士而斥執權之曲挺然忠直之  
志激厉一府謗諂面諛之風而為執權者驕盈自是

之氣亦自此沮喪欽抑而不肆其為忠也大宜乎時  
賴之任而用之也然吾恨其用諸屑之訟獄之間而  
不用之國家之大議故賴經賴嗣之變起而廢立變  
革搖動天下耳目蓋將軍上也執權下也下而凌上  
使藤篛處之豈至如斯之曲哉抑所謂將軍者此係  
氏所立之將軍也與賴朝父子之將軍不同則廢立  
從其所欲尚可也向者承久之役陪臣犯天子放三  
皇於絕海而不恤天下之曲至此極矣使藤篛處之  
吾又未知其何如也



天下至言千古不刊

北條貞時

天下之寇出於無形。不若有形之寇之易防也。有形  
則人知其為寇。故防之也易。苟無形。雖有寇。亦不可  
知其為寇。乃至真烟尾解。不可收拾而後已。胡元之  
寇我之大寇也。然唯有形。故重十萬之軍。蔽海而至。  
我亦防之有餘。此時宗之所以斬使待寇而不顧也。  
及貞時之時。元僧一寧來諭通好。貞時執而放之。伊  
豆。余謂是無形之寇也。元主初乘滅宋之勢。以為日  
本可以聲勢取。使者往來。遂不得志。於是用兵征之。  
一效蕩然。生者三人。亦已悔矣。乃謂是出於有形。故

天下之寇出於無形。不若有形之寇之易防也。有形則人知其為寇。故防之也易。苟無形。雖有寇。亦不可知其為寇。乃至真烟尾解。不可收拾而後已。胡元之寇我之大寇也。然唯有形。故重十萬之軍。蔽海而至。我亦防之有餘。此時宗之所以斬使待寇而不顧也。及貞時之時。元僧一寧來諭通好。貞時執而放之。伊豆。余謂是無形之寇也。元主初乘滅宋之勢。以為日本可以聲勢取。使者往來。遂不得志。於是用兵征之。一效蕩然。生者三人。亦已悔矣。乃謂是出於有形。故



耳不若出於無形。繫其不知之地。故其不防之隙。是必勝之策也。視彼所紀。有曰。元主以日本尚佛。遣王積翁與補陀僧。如智生。使舟人。不願行。共殺積翁。不至。既而速塔。乞用兵。主曰。今非其時也。又遣僧寧一山。往。視此。現之。我之尚佛。彼聞之。熟矣。故用佛徒之有才者。為之使。陰授其計。使敷佛教於我。化之以。虛無。寐滅。廢人倫。毀國典。之道。上自王公。下至士庶。人翕然。皆信之。滿骨髓。決心腹。遂忘其君父。而為向彼之心。然後可誘以納幣。進貢。其不從者。亦可以征討而取之。是以先遣積翁。如智。而不果至。遣一寧而

忽必烈之計。果如此。此有  
吾未可知。然其殊非邦之  
欲奪人國者。取其心。為  
上用兵。為下。先取其心。而  
後用兵。勢如破竹。先取其  
心。莫如教。行而人心振  
矣。豈不可畏。甚乎。

時宗貞時之舉。皆  
可謂能斷矣。

果至。其間有速塔。乞之。乞用兵。而不從。曰。今非其時也。是其謀之已定者。可知矣。貞時知之。故先流之。伊豆。不為其所惑也。既而教之。至於天子。引之以聽其法。而不禁。若曰。汝挾邪謀。故流之。若其教。則吾固教之也。彼一寧者。自駭邪謀之已暴。又感其教之見。教因亦自悔。向之所為。陰賊。妄詐之心。轉為懷德。歸化之民。香火念經。務濟度人。亦足以助風化之。乃一。是彼之寇。出於無形。而貞時一舉措之間。能消方萌之禍。成化民之資。豈配時宗覆滅之功可也。微貞時。無形之寇。蔓而不除。將至滔天之形。其誰防哉。

寧一果能自悔。歸化  
以助風化之。乃一。則吾  
未之知也。



慕原燕房

元弘中與之際慕原燕房與楠正成均稱賢者而天下渡祀燕房去之正成死之或曰去者有明哲保身之義而無見危致命之節謂愛身可謂忠國不可謂不異于正成至死不變之精忠大節尤不可故此二公而同之者過也予曰去之與死難易異矣至其為忠國則未嘗不同也誠使燕房愛身而忘國則笠置之役顛顛狼狽不離帝左右至于避雨樹下就囚東隙而不避當此時欲去則去可也曷用此傾覆流離備嘗百艱者哉此其不欲去也己灼矣而天下既平



帝心就怠日耽佚樂而忘万機怨憤思亂之士環視于海內而莫之悟於是孫房天馬之諫出於痛哭流涕之餘而帝曾不聽哀如充耳故孫房不得已而去之去之者非忘君也思君也其意蓋謂我去而帝心一動或能悔其非而改之也帝果改刻雖過效之餘亦足以有為而無一孫房何害焉且也孫房既去而正成尚在足以任天下之安危存亡而有餘故孫房斷然而不疑而帝見其去於且恬不知悔居然由從前之道而不改天下果亂又不能用正成之計使其至謀良策徒為鋒鏑之血原野之骨而莫敢惜而求

皇統亦终于委靡不振豈孫房之所能知哉故予謂孫房之去非欲去也欲以去諫君也孫房去而思君之志忠國之誠愈益見矣乃謂視正成之死而易別可謂其心不同別不可也世傳孫房將去見正成竊語其志正成曰在公別去可也若余者第有一死而已由此觀之孫房之去唯有正成留而任他日之責是一孫房去而一孫房尚在故可去也不然一孫房固可与君偕存亡何遽去之而屏營于山林之間哉後之人不問其所以去而但以去為非過矣

教子去之亦出于此心  
未可知也世謂存宗祀  
未足為定論



北畠親房

源義朝之殺父也。虽出于君命而未嘗每救之。道  
苟欲救之。清指已貴而請其罪。幻聽請指已命。而代  
其死。幻聽義朝計不出此。而忍殺之。其罪亦甚矣。嗟  
是北畠親房之論也。親房為南朝元老輔佐。正統天  
子於一隅者。將十年。稱為維持名教。宜其議論之正  
如此。而視之。当日所施。何又相反之甚也。當此時有  
是利直義者矣。尊氏之弟也。有是利直冬者矣。尊氏  
之子也。有山名氏清者矣。有細川清氏者矣。皆尊氏  
之臣也。直義以弟背兄。直冬以子背父。氏清以氏以



名義之正即勳業之  
所存千古垂吳真血  
脈只在此處

臣背君皆義朝之類耳而我甘納其降延為上將置  
諸累世忠士之士何親房之明于論義朝而暗于此  
殺子也意者其心曰尊氏賊也背賊而來者我之忠  
臣也且此殺人者名垂著延為我將是以制彼我  
取其制彼而前日之事不足問也殊不知尊氏之視  
我地廣兵強不翅什倍而我所与之抗者不過名義  
之正而已我以名義為天下倡有以激忠義之心是  
偏安皇業所以歷救十年之久也而今延彼不悌之  
弟不孝之子不忠之臣而任之所謂名義之正安在  
我不責其不悌不孝不忠于彼而求其為悌為孝為

忠于己難矣且其背彼而來者何心也豈知正統所  
在故棄君父而未邪將得罪於君父不得已而以我  
為逋逃竅也是故昔日彼之子弟臣僕今日彼之寇  
讎也今日我之將師又安知非明日我之寇讎哉拳  
明日之寇讎而使我世臣宿將受其驅使將卒不知  
人無戰心是今日既不可用也宜乎恢復之師屢出  
屢潰被南風不竟委靡而後止吾以親房之論義朝  
而責親房之處直義諸子而親房之過決矣



北畠顯家

北畠顯家建武初任鎮守府將軍。徑畧奧羽及尊氏叛。率兵討之。一渡京師。再拔鎧倉。朝廷將以爲一方倚賴。而無效。斂以死。吾謂當此之時。諸道分裂。畿甸之地。且皆應絨。獨奧羽距京千有餘里。宜王化之不決。而首應徵矣。一再大舉。遠赴國難。雖由結城宗廣諸子前導之力。抑亦不可謂非顯家。徑略梅治。教練有素之功也。然顯家有此可用之兵。而不知其所以用者。可惜焉耳。然則如何。曰不用之遠。而用之近可也。奧羽之地。近與關東接。而其士馬勁悍。比之相



顯家急於勅王故直入  
京師出于臣子忠誠  
不可已然以事紀論之  
若此篇所言乃万全之  
策而形勢制京師之  
難亦可以解矣

武有過無不及。昔者賴朝潤府鍾倉欲西征平氏而  
恐奧之秀衡襲其後遂不移隻步西向是雄才大略  
之扶朝且可以奧羽制而况年少未更事之義詮乎  
加以士馬勁悍教練有素之衆而忠義如鍊石之宗  
廣諸子為之倡攻地勢相接之地其進也如山嶽之  
壓是其一舉所以走義詮而奪鍾倉也鍾倉既奪列  
據以為基坐而徑畧傍近納降征逆八州之地可以  
旬日而定然後替賴朝之旧典脩壯條氏之遺法恤  
庶民攬豪傑其根已堅乃推宗良親王為一府元師  
副以弟顯信及新田義與義宗諸子使留守而顯家

與宗廣可以蓄京師矣不成則奉天子而東掘鍾倉  
連八州控奧羽亦足以謀再舉顯家此之不務而懸  
軍長驅但知赴京師之為急而不知根本未堅之兵  
出而無繼一收不收既拔之鍾倉又為義詮所奪後  
路蔽塞兵勢已挫身死于原野而王家失東方千里  
之藩屏吾料當時之勢而深惜其不用兵於近也



新田義貞

王室衰而足利尊氏之霸成然其所以成者新田義貞成之也其故何哉用兵之機如防火也火之未熾滅之誠易我撲之未滅而優游觀望將待援至而謀刈死灰復燃卒為滔天之燄今兵如是足以勝矣然且遲疑而不進刈彼勢再獲不可渡制尊氏始及義貞征之沿道敵兵莫不皆破一破之失矧河再破之驚阪三破之手越河而至伊豆府將逼鐘倉尊氏懼入佛寺欲薙髮以降將士皆不知所以為禦者義貞觀此時不進而待山道軍救日山道軍未至而我氣



明法投機是古名將  
所用心

已倦是以尊氏欲降之心變為拒我之計將士之畏  
懼者又奮而欲鬪彼乃據函根竹下之嶺我不得輒  
進地利不便一戰即敗自此而性天下之事不可渡  
為美何者海內武人之怨王室仰尊氏者皆顧其名  
分之順逆成敗之未可知而其心未決至斯時義貞  
故而尊氏入京乃曰官軍不足畏也何憚而不歸將  
軍哉天下之勢自此而去則此一戰者與廢治亂之  
所由判而惜乎義貞之不察于此也使其乘累勝之  
威疾馳而進必雷霆之擊直義敗走之餘計無所出  
必與尊氏但髡而降則不日而事定矣義貞之攻高

義貞討鍾倉以宣  
擊衆致死力而戰  
故不失機及其征尊  
氏也貞勇恃衆云  
惰負驕其初屢勝  
蓋以自負所以致大敗  
也故曰行百里者半  
九十里

時也出其不意乘勝而進故鍾倉不能禦而一舉皆  
亡何義貞之於鍾倉得之前日而失於今日也或曰  
前日之鍾倉士心已離而今日則人望所歸縱令一  
勝必不可拔也曰是則然矣然其前有壯傑時行者  
以世霸之遺嗣乘怨王室之士心扼故府之地勢必  
難拔而尊氏忽破之則尊氏之據鍾倉事出草創人  
心未定破之又何難哉而義貞坐養其勢過矣及尊  
氏西走義貞又不窮追致成存怨之勢此世之所議  
也然此時天下之心尚尊氏已固故勝真不勝亦真  
其勢不可以一勝致沮而使其然者由其初之一敗



和中忽活名節凜然  
不以成敗謀之尤見  
筆力之高

也不破之於初而窮之於西走之日亦勉矣故曰尊  
氏之霸義貞成之也。雖然義貞致力守王宮而鞠躬  
盡瘁國恢復於垂危之餘創其一心費日之忠可以  
掩用兵百效之罪矣。

殿屋義助

義貞斬北條氏之使而鑑倉將矣兵擊義貞衆咸持  
拒計終紘不一義助進曰北條氏擅命百餘年兵盛  
人振固非我敵即今能拒不可持久將遂吞亡消散  
所在窮死使天下笑相言新田氏生殺公使以被顯誅  
也不恥甚哉但當錄兵救義出徇郡縣衆附劍進向  
鑑倉不附而死耳衆從其言遂得濟功夫義貞初困  
于破屋既有勒五之志然獲良親王承簡旨而歸劍  
其舉義也宜其豫謀素定万不容已何於斬使之日  
轉疑且惑其計不能決也且斬其使而欲其立之不



怒難矣。劉斬使之日，必有應敵之策。然後可斬。今乃  
激一朝之怒，斬大府之使，征討將至，方且恐之。然俱  
其不免，將取決於終。衆議而定之，豈其勤王之志  
。至定而衆心未可測，故因斬使之事以試之。邪為義  
助者，亦不定其議於兄弟密迎之頃，而矣之衆議終  
之際，不幸義負從衆議，不首進取，劉未可知其成  
效之何如也。而衆議遂從義助者，豈非幸乎。吾及復  
考之，而知其有由焉。蓋此事也，義助與義負未斬使  
之日，計議已定。然矣之事勢未迫之先，人皆見錙銖  
之政，體雖亂，威權自若，而其心危疑不安，或將竊通

於敵，而首變於蕃牆，亦未可知。故今斬其使，而為之  
族者，知罪不免，衆心不期而一。我因是以決其議，乃  
率一心之族，而衆懷怨之敵，一鼓破之，不難。是義助  
所以矣。議于此也，義助之議矣，而此舉始決。劉謂義  
負勤王之功，義助成之可也。據史所載，尊氏之初歸  
國也，直義決之，而其叛也。亦直義成之，均弟也。義助  
導兄於順而悌，直義納兄於逆而不弟。雖然，義助與  
義負終始相隨，奮馳顛倒，先後相繫而止。直義既納  
尊氏於逆，而已亦終叛之。劉義助固可謂義負之順  
弟，而直義亦可謂尊氏之肖弟矣。

兩相提鳳皇昭然  
是借密形王之法



楠正成

楠正成奪天下於累世強霸之手而歸之朝廷其功  
高出中興諸將之上而朝廷所以報者官止一檢校  
違使而任不過攝津河內守護特以結城名和諸氏  
視之而已然正成不敢怨其為義貞之偏裨至於一  
身肝腦委為原野不掩其骨骼而止其忠雖與日月  
爭光可也而後之稱正成者但知其有中興首倡之  
功而不知正成當時之志不若此而止也其言曰正  
成方壯條氏之衰首倡勤王華精銳於一城而使義  
貞尊氏乘虛以拔其本是義貞尊氏之功正成使然



一篇絕大策畧自識文  
拒起三寸花單頓記  
丈六金身

也故正成為首功信斯言也。正成必待義貞尊民而  
後有功。微二子吾見一城為百萬精銳所圍。拱手待  
四方之援而未拔之效。又在千破劔矣。願正成之智  
不至此。現其矣。上宮天子識文曰。日沒西天三百七  
十餘日。上之沒碎。蓋在明春。所謂識文必出正成之  
權造而非其真也。列其謂三百七十餘日者。亦有  
見爾。豈預知有義貞尊民之事邪。抑正成自有一定  
之畧。必携之策。可以期諸三百七十餘日而無疑也。  
然則正成之策如何。曰。方此時。百萬之兵攻一城。而  
不拔。如是。閱月。攻者必懈。我可以潛軍窺間而出。於

正成素定三策。吾未  
知其果然否。然讀書  
如此。用心亦深。所習眼  
光徹於宵者。

是陽張旌旗於城上。而一軍已衝六波羅之空。意可  
以拔。諸尊氏未倒戈之日。六波羅拔劔于破劔之圍。  
不擊必效。非曳兵而走。即叔曹以降我。奮方鋒之鋒。  
加以新降之兵。東向而下。勢如破竹。諸道皆風而降。  
高時既聞敗卒之報。胆落氣沮。而將士皆無敢戰者。  
我敵而乘之。北條圖族必不待義貞之兵而死矣。然  
後迎皇駕。奉兵權。歸之朝廷。而蓋世之功。素已暴著。  
上將之任。不得不歸其手。乃率海內茂人。而侍紫衛。  
崇朝廷。一變源平以來。僭上亂下之習。上與擄虜收  
心。可以格君心。而止其宴安怠政之非。豈有尊氏直



義之矣。不敢致。繼<sup>昂</sup>叛滅之易耳。若此則正成之功。被天下。決一世而有餘。不幸其志未成。六波羅拔于高氏。而鍾倉破於義貞。故正成之功。反出義貞。尊氏之下。是天下之早定。乃天下之不幸。吾恨天下之不少。遲其定。而成正成之功也。然正成較身於有功。不報之朝廷。而大節灼然。為真人于万世之賢將。則其勝於為一時定天下之功臣遠矣。

楠正行

嗚呼正成沒。義貞死。而足利氏之威。始偏天下。皇駕安於南山。一手掌之地。而將士無有能獲者。譬若無柱之屋。生見其傾覆而已。於此時。正行以少壯之身。擁千百之兵。再破北軍。而一振南朝。枕衰之氣。所以拯救十年偏安之業者。豈非其力哉。吾惜正行以身係國家安危。若斯其重。而自視甚輕。蚤死於未當死之日。使將與之國家。輒就衰廢也。然則當以何時死。曰死於一二年之後。為可也。蓋足利氏之父子兄弟。與君臣上下。皆以利合。不以義合。其初同心戮力。以



是誠理勢之所然者  
謀深識遠紙上空論  
而文亦先猷播上

為安身計及其久，則驕傲背戾，互相侵奪，不至相食，  
但弊不已，正行死後未幾，師直與直義生隙，而直義  
降南朝，自是以後，直冬清氏相尋而叛，或離或合，紛  
子莫定，凡晉歆者必離而回之。今歆不待我之離  
間，而內自相離，以成間隙，是千載一時之機會也。南  
朝非不知其可乘，然無一將有名望者為之統帥，徒  
舉彼亂臣賊子而付以立將之任，是以軍無紀律，旋  
得旋失，致使可乘之機為不可乘之勢，使正行尚在，  
何以正成之嫡子長率二代訓練之部屬，威名之著，士  
臣之精，當時無比，虽有未降者，勢必不過為之臣僕。

竹中重治從豐臣氏，疾  
陣會疾，有使病者自知  
不起，即自半途而返，遂死  
于管中，若邦士氣性，必  
是唐山人所不及。

吾邦士氣，以死為榮，故不  
能堅忍以濟大事者，多矣。  
若此世傑，文天祥之後，而  
折乃挫，至乃不可為，而後死  
惜乎正行之不為二子也。

而進退之權，彼不敢專，以此乘內相生隙之歆，其渡  
中原而散先帝之懷，遂乃父之志，不難。正行必若此，  
而後死可也。但其多病，自恐死於病，而不死於歆也。  
故聞師直之來也，輒自以為當死，秋，捧天顏，懸盾之  
壁，皆以死自居，其與師直戰，奮擊衝突，殆且獲之，亦  
可以潰圍而出，乃遽死，而不知其未嘗死也。正成漢  
川之役，獻策而不用，知天下之事不可復為，故自決  
死，而尚苗正行，屬後事，不許其從死，乃父之志，必  
在其不死而有為矣。是其父嘗不可為之時，矜留其  
子，而冀其有為，之子者，蚤死於可有為之日，而使



予近思以為柳公之死于  
濠川亦早矣誠使之思  
延數年之命在戰效之餘  
亦必有大可觀者柳公一身  
係天下之存亡其一身之榮  
辱豈之度外而其白南帝  
曰和生列仁之至義之厚也  
吾邦士氣以是為懼心死為  
榮此固吳侯然亦由此遂  
死者多矣柳公去乃或出  
于此歎聊書所見以告之  
然妾謀大賢惶恐

國家之勢終於不可為吾是以為正行惜焉

足利尊氏

足利尊氏智勇皆比於義貞正成之萬一而不足故  
其舉事也屢戰屢敗東奔西走未嘗一日自安是何  
為哉者而天下之士奉之於顛覆流離之餘莫敢背  
叛乃效不止於效而卒至大勝奪不止於奪而卒至  
益真能感南風於不竟而建十餘世之霸業是何術  
有以較之邪曰是視賴朝而戒故也史稱尊氏嘗  
謂直義及師直曰右大將之信賞必罰翕振人心然  
用刑苛刻殺戮骨肉可憾我則不然苟有降附者不  
問深讎大敵是土安堵况有功之臣乎是尊氏之術



教曰名器善用之則其  
智乃所以勝有智之勇亦  
以勝有勇此之謂大智大  
勇惟尊氏不知善用之  
僅成一非術耳

之所由出也。尊氏生於賴朝之後，而其材不及，是以  
反勝於朝也。何知之？賴朝之前，天下未嘗有若賴  
朝者矣。故見骨肉之逼，與士臣之強，曰：他日將渡  
為賴朝也。及今不可不制，於是懲之，極其力，而  
外家舉手奪之，易於拉朽。尊氏生於其後，視之審矣，  
因自以為賴朝智勇絕世且然，況不為賴朝者乎？是  
以反其所為，賴朝用刑苛，則尊氏優賞多，賜賴朝殺  
骨肉，尊氏封子弟，遂以此術成其業也。夫無智者取  
人之智，無勇者取人之勇，而智勇始大，但無智勇于  
已，而欲役人之智勇，不可無以結其心。尊氏割土地

頒金帛，務充其欲，而天下之智勇為之傾囊倒困而  
出矣。然取智勇於人，而已無智勇以制之，彼將侮我  
而不為我用。尊氏封子弟於東國根基之地，使與京  
畿成本未相維之形，而彼不敢侮，然後彼之智勇永  
為我用，而其背叛無足慮矣。是尊氏取天下之術也。  
此術也，賴朝所無，而尊氏有之。尊氏唯善賴朝所有  
之智勇，故有其所無之術。嗚呼！異哉！其所不及，即所  
以勝也。



足利義滿

關東天下之形勝也。苟據關東以為之本，可以扼其要領而坐制四方。自源氏三世至北條氏九世，每時有盛衰，然其國體兵威未嘗至衰弱委頓廢墜而不振。以據得其地故爾。足利氏獨不然者，南朝方張于畿甸，故自居於京，以鎮接之，而置子弟於關東。若曰關東是霸土，宜居之地。今為王者不居，始以為五之次者代之也。始之云者，不得已也。尊氏義詮皆終於不得已，而至義滿，則得已而不已者也。義滿之時，南北媾和，天下一統，京畿無虞，可虞者唯關東。義滿



舍此而定府於迫狹傾仄地利不便之京師且又祖  
之居京者始之也非定之也定之者自義滿始創為  
義滿之失計明矣曰義滿即欲定府於關東而基氏  
以下世之相承保父祖所授之地無故變之可乎曰  
非無故也基氏以尊氏之子義詮之弟其分甚親故  
無間言至氏滿創情稍疎而關東兵力倍於京師是  
以首宗宗之念常不已至滿蓋其心益甚大內義弘  
之叛也嘗與同謀欲東西交攻出兵於武藏陽言援  
義滿既聞義弘伏誅未進而止嗒斯時也鍾倉之罪  
已著万不容宥加以合南朝之餘威一舉可拔不必

待還俗之孫也於是定京師未定之府於鍾倉備預  
朝以來之規模以立之本鎮京師以子弟親屬可信  
者猶北條氏之處六波羅也然後天下之勢大定矣  
今也不然委根本於叛逆已著之陳族而甘居枝葉  
之地晏然自喜以為無復足慮自此之後鍾倉與京  
師有相固之患無相援之利至義教始覆滅之然不  
能遷府即或遷亦不如乘義滿定霸之初然則前此  
固不得已後此亦不得已獨得已者此時耳而何義  
滿之不已也

建都天下大勢所係果  
能如此論則足利氏之基  
本固而兵力強可以制天  
下而不搖尤為高識



足利基氏

古之人有定天下於一言而後世泯然不由其由者  
矣吾於足利基氏見之夫室町十三世之霸業尊氏  
創之而義滿純之始以蕩略為紀之政而承以苟且  
因襲之弊士臣驕傲反者踵踵若此而莫能為之  
置室町之為室町未可知也而天下遂定於室町  
十三世之久者豈非基氏為之哉何以為之曰薦細  
川賴之是也天下未嘗無名馬也而唯伯樂能知予  
里之能未嘗無良材也而唯匠石能知棟梁之位故  
在人者亦未嘗無材能智勇之士而非其君相有特



識則不能知而用之也。方官所之初，天下乏人才，列幕之臣，非暴悍傲戾之武夫，即鄙瑣庸劣之昏徒，求一有智慮者，而使當國家之務，亦不可得。然以余觀之，非天下之無人才，乃尊氏義詮之無識也。苟有識，則賴之，賢何待基氏而知之？豈賴之愚於前，而賢於後，邪？蓋尊氏義詮以賴之為愚，故賴之從而愚。基氏以賴之為賢，故賴之從而賢也。賢愚不在我，而在彼。故微基氏，則吾見賴之，賢駢首於武夫昏徒之列而死也。一薦之而輔少主，綜幕政，弼強臣之跋扈，天下後世之所以一定，而不搖者，皆出於其區區處置。

之餘，是賴之功，即基氏之功也。蘇洵嘗論齊之亂，而以為亂之所由者，不曰豎刁易牙，而曰管仲。余亦論室所之霸，而以為霸之所由者，不曰尊氏義詮，而曰義滿。賴之而曰基氏也。義滿為室所之英主，其設心處事，迥出於父祖，而賴之三世元老叔父，薦之先人，託之鞠育之勞，輔導之恩，概出於其手，而顧容區區之憚，一旦斥逐，雖悔而復之，然不能及其用，是其識不足也。而基氏少出在東宗家諸臣之賢，否，宜莫由悉知，而深知賴之，賢，則其識何如哉。

基氏知賴之，且利氏一代美談，六代奇事，此篇後發，透徹奇筆，不刊。



赤松則村

赤松則村受護良親王之命首倡勤王而陷京師迎  
皇駕皆其功也既繫播乃守護無幾奪之則村懷者  
怨居常快也及尊氏叛首附之建策決謀致使尊氏  
垂死之灰再燃於西走之餘何向之忠而今之逆也  
然亦朝廷處置失宜之所致則於則村何責焉吾乃  
以為則村之怨則是也則村之所以怨則非也則村  
何不自顧曰朝廷之奪我守護何有於我哉以我為  
護良親王之屬隸故爾親王無罪而尊氏悔間以致  
其斥逐則尊氏者親王之讎即我之讎也必也尊氏



諛間之罪既明而親王之寃狀我之怨亦報矣若然者劉村處心積慮日夜之所怨宜其不在朝廷而在尊氏也及尊氏叛而尊氏之罪暴著于天下朝廷將因以知親王之寃并知劉村之守護不宜奪焉今劉村不唯不怨尊氏而其為陪隸徒役之不服是何心哉吾觀劉村拋播而扼京畿以西之形勝尊氏西走之日則村邀而擊之劉牧走僅生之尊氏焉得不死尊氏死而劉村之功冠諸將非若元弘陷京師劉山陽殺州守護可以不請而得今乃慮不出此去乃不當背之朝廷而附日夜宜怨之尊氏前成勤王之功

者劉村也今日背君而仕讎者亦劉村也一劉村耳而前後若此其異矣劉翻覆之稱宜自加不宜加之朝廷也雖然劉村小人不足論也吾始論其所以怨之非以戒後之為劉村者

以義理論固如是也  
害福亦如是而劉村橫  
皂白有處蓋不學之術  
當時將士大搖皆然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細川賴之

古之名臣未嘗以死而忘其君管仲之死也。諫桓公之不可用，豎刁易牙，閔方，王猛之死也。諫苻堅之不可用，晉二人死，而其諫不用。至於壞亂不振，一效塗地。其言皆驗。天下知其忠君之誠。細川賴之為義滿之輔佐，獻替匡濟，可以比管仲、王猛。然其死也，義滿問其所欲言，而所對者不過曰：「強敵既滅，天下無復為患，臣可以瞑也。」吾於是未嘗不歎息痛惜焉。方賴之之死，天下誠無患乎？告君以此言，必啓驕盈自矜之心，非所以愛君也。況此時天下未必無患，彼南朝

正大倭傳 筆有凡  
霜



垂式微正統相承神眷儼存我所以處之者不得其道安見不為天下之患幸而義滿媾和之議成南朝合一天下姑安然其兩統互立之議出於一時旋計而其實故不久而天下復亂終是利氏之世豈有非一寧靜之日然則南朝者當時之大患也賴之初在職也降楠正儀使攻芳野正儀非無故降者賴之必有合南北而尤重南朝之議蓋南北一日未合是利氏之天下未定故百方降正儀不幸賴之被誘而罷其議不成則賴之心以南朝為患已久何百方謀之於生之日而不敢一言於死之時也賴之為君計

者將曰南朝天下之患也強敵雖滅未可自足請君合南北而尤不失信義於南朝足以振天下之心矣本以至誠忠國之心出以及復懇切之言義滿亦必聽之縱令不聽賴之存己之誠可以死而無悔今乃取阿使之悅於將死而貽驕盈之害於身後豈謂病羸忽遽之言不足制異日之君言之無益故以此而已邪管仲王猛亦豈不知其不足制君然且言之者所以存己之誠也賴之在己之誠未盡而謂君之不足制烏在其為名臣也嗚呼賴之生也吾每敢議而於其死不能無惜故痛之使賴之而知之必死而

筆到意到不偏一  
絲賴之至此豈可  
解免







